

夢 金 黃

于 滋 吳

行印社版出書圖民國



自來市圖書雜誌社在委員會審定安編字八九號

夢 金 黃

于 漱 吳

行 印 社 版 出 書 圖 民 國

月 五 年 四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黃 金 夢

每冊實價幣二十六元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版

原著

編著

吳法

Marcel Oagnol

漱

子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社址：

重慶江北相國寺
任家花園廿六號

發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重慶中二路
七號

黃

金

赤

木刻排演，須得改編人同意。

錯！

錯！

獻給亡弟毅夫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 萬里書齋

行... 弟... 毅夫... 亡... 弟... 毅夫

行... 弟... 毅夫... 亡... 弟... 毅夫

行... 弟... 毅夫... 亡... 弟... 毅夫

行... 弟... 毅夫... 亡... 弟... 毅夫

毅夫弟，名傑，供職財政部食糖專賣局內江分局，爲戰時公務人員之一；生平工作之認真與治學之勤，極爲友輩所稱道。本年三月，在內江龍門鎮病作，則拒進飲食醫藥，友好詢其原委，雖口不作一語，何事刺激如此，存疑莫卜。迄至五月，終以羈延時久，於五月二十日晨六時病逝內江，距生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得年二十有九，傷

卅二年六月十日喪事畢。

黃金夢

人物表

趙伯南 三十歲，私立劉氏小學教員，後來是「伯南貿易行」的總經理。

劉宗鐸 四十五歲，私立劉氏小學校長。

陶康侯 三十九歲，私立劉氏小學教員。

蘇龍生 十二歲，私立劉氏小學的學生。

郭敬亭 四十五歲，商辦華西銀行出納主任。

陸雲先 二十六七歲，摩登惡少。

徐壯飛 三十五歲，經濟檢查隊隊員。

警察

僕人

金麗蓮 二十五歲，年輕貌美的交際花，郭敬亭的外婦。

劉愛蘭 二十二歲，私立劉氏小學校長劉宗鐸的女兒。

鮑太太 三十五歲。

女打字員

二十六歲，懶登惡劣。

高學英 四十五歲，商離華西股行出聯支對。

羅新中 十二歲，私立隆興小學的學生。

劉維珍 二十三歲，私立隆興小學的學生。

陳淑賢 四十五歲，私立隆興小學的學生。

劉維南 三十歲，其妻羅氏小學的學生。

人 謝 光

黃金夢

第一幕

這是抗戰大後方的一個都市，在都市外廓的小鎮上，有一個私立劉氏小學；校長劉宗鐸，在抗戰以前，本來就是這鎮上的「子曰學而時習之」的私塾先生。軍興的第三年，這都市因為避免空襲而疏散，鎮上人口激增，而學齡兒童也就跟着多起來；私塾主人劉宗鐸先生，就靈機一動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族間父老的協助，將他的私塾擴充一變而為私立劉氏小學，由他自己充任校長。

因為時間的推移，和這鎮上沒有公立小學的原故，這私立劉氏小學，不管好壞，它也存在了兩年；同時又因為學齡兒童的過多，學生也不感覺過分的缺乏。

舞台上的佈景，是私立劉氏小學的一間課室，四壁掛了一些地圖和宣傳新生活的彩色圖；在圓與圓之間，又點綴了一些長條紙標語，上面寫着「衣服要整潔，鞋襪要淨」、「坐立要端正」、「態度要客氣」和「不義之財決無善果」等類的格言。

靠近裏面，在門和書架子的中間，壁上掛着一塊黑板，前邊擱着一張講台，而在台上，則擱着幾本書和一些筆記本。那扇門，上半截是空着洞眼的方格子，雖然糊上一層紙，可是早就褪了顏色而破爛了，從這破爛的空格子裏，向外面看，可以看見一些人們的來去；那個書架，是竹製的，在架子的最上層，放着一隻白色的鸚鵡標本，以下的幾格間板上，則擱着一些舊書，筆記本和一些學生摺紙的手工成績。在講台的前面，有兩三行學生坐的課棹，行與行的中間，分出一條小小的路。

幕開時，小學教師趙伯南，一個三十歲上下的老實人，穿着一身破舊的布質學生裝，套在脚上的一雙舊皮鞋，不僅有了補疤，而且鞋底亦是洞穿的；他此刻，正趁着兒童節休假的餘暇，在教一個學生做默寫。那個學生，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低着頭，握着一管筆在寫。

伯南（一面走一面唸）「黃金不能造成幸福」（他走過來彎着身子，把頭靠在那個小學生肩上看他所寫的）「黃金不能造成幸福」（學生不知道寫，呆呆地望着）喂，

小朋友！用心聽呀！我是說不能造成幸福。

（那個學生仍是呆呆地望着他，心裏更加昏亂，正在僵持的時候，課室的門開了，劉愛蘭走進來；她是校長劉宗鐸的獨生女，一個二十多歲的摩登小姐，身上穿得很時髦，但都是一些便宜的假料子，臂下挾了許多筆記簿，和幾本教科書。

愛蘭 趙先生，早呀！

伯南 劉小姐，你早呀！

愛蘭 趙先生，你看見我父親沒有？

伯南 沒有看見，今天早上校長還沒有到這兒來。

愛蘭 現在什麼時候了？

伯南 現在？哦！（從口袋裏拿出一隻笨大的電光錶來）劉小姐，八點鐘少十分。怎麼？今天兒童節，等到那邊操場上的紀念會舉行過後，就什麼都沒有了……你還忙什麼呀！

黃金夢

愛蘭 因為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請你把你的紅墨水借我用用，好不好？

伯南 好的。這瓶紅墨水，是我剛買來的，我替你把瓶塞子扭開了吧。

愛蘭 你真太好……

伯南 你要改卷子嗎？

愛蘭 對啦，改卷子真麻煩死啦！

伯南 這……我就不怕麻煩。我有一個喜歡改卷子的習慣，我在報紙上看見廣告，或者

是在雷綫桿子上看見那些尋人的招貼，我都喜歡看看裏面有沒有錯字和不通的字句。（他把瓶塞扭開了）好了，劉小姐，（他帶着微笑把開了的墨水瓶，送到自己的鼻子上聞了幾下，再送給愛蘭）請你留着用吧。

愛蘭 謝謝你。

伯南 這是我應該的，劉小姐。

愛蘭 （向外面走，忽然又停住）是你應該的！這是一句很平常的話，你說得多麼好聽

真呀！五五五……

伯南（這是從我的心裏，說出來的真心話。長久以來……）
愛蘭亦有半個多月，我沒有聽見你說這種漂亮的話了，不過你從前好像比現在更可愛得
多……

伯南（驚）從前更可愛得多？

愛蘭（從前你常常送顏色鉛筆給我，送畫報給我，又幫忙我改學生的卷子……今天你一
點點也不想幫我的忙……）

伯南（幫你的忙？假使我很誠懇的請求你，你會允許我嗎？因為我的希望太大了，太

愛蘭（我不知道。我不說你在不允許請求的，（她指指墨水瓶很冷淡地講））

愛蘭（吧！）

伯南（更喫驚）劉小姐，請你允許我不……不要生氣……

愛蘭（仍是冷淡）趙先生，我還有很多事，我很忙……（她向外走，伯南慌忙跟在她

伯南（哀求）劉小姐，劉小姐，我請求你，不要這樣的誤會我，請別走！

愛蘭（停止）什麼誤會？

伯南的確，我有。一個多禮拜沒有看見你學啦！不過你不要誤會我有什麼特別的緣故，

這完全是因為我胆子太小，怕情打擾你，又怕被你拒絕，因為我的希望太甜了，太甜了，如果被你拒絕，我一定更加感到痛苦，這是整個的實在情形。

愛蘭真的嗎？唔，你說得挺好，趙先生，你真是一個會說話的人。……今天……

伯南（向前走一步）請你賞我一個面子，把這些卷子交給我改吧。

愛蘭不，不，我不願意把這樣苦的工作就交給你。

伯南（興奮起來）呀，這決不是苦工，這是頂快樂的事……我晚上一個人坐在房間

裏，埋伏在這些卷子上，看你教學生做的綴法，問答和默寫，呀，多麼精緻呀！多麼

細膩呀！我看了好像……

愛蘭 好像？好像什麼呀？

伯南 好像我就坐在你的身邊……

愛蘭 (微嘆) 趙先生，請你說話放規矩點，那邊還有你一個學生溫習功課呀！

(她說完了，對那個學生一看，最初那個學生在靜聽他們的談話，並且時呈微笑；聽到他們說到「溫習功課」，一怔，微笑就收縮了，趕忙找出一本國語，真的溫習起來)

伯南 (臉紅了起來，低聲懇求) 劉小姐，請你原諒我，既然我們已經吵到這樣地步，你無論如何不能再拒絕我的要來，不要使我難受，使我受一種不應有的痛苦。

愛蘭 (停了一刻) 好吧，我再允許你一次吧。

(她把書包打開，把學生的課卷，一捆一捆拿出來)

伯南 (很高興的接着，在每一捆後他熱烈地喊道) 謝謝！謝謝！謝謝！

(因為接連的幾個謝謝，又把那個中學生驚動而停止濼習功課，又在向他們注視了)
丁) (書包打開，中學生取出書本，一睜一睜拿出來)

愛蘭 明天早晨我就要。再五次清於一究。

伯南 明天早晨一定有。不要再遲誤受。對受一醉不測會再的。

愛蘭 並且請你少寫些批語在上面。因為高山是我父親的墓，他會聽出是你的筆

跡。

伯南 你以為校長看見會生氣嗎？

愛蘭 他會責罵我的。

伯南 我們兩個人共同做了這件違禁的事，我心裏有說不出來的。

愛蘭 唔，別再多嘴吧！

伯南 呀！呀！我們兩個人，有了秘密……兩個人的秘密，多麼興奮有趣呀！哈哈，

我們是串通了私下……

愛蘭 你如果再說這種話，就請你把卷子還給我吧。

伯南 唔，別生氣，我一定聽從你的話，明天早上一定奉上。

愛蘭 好，明天早上八點半鐘再見吧！一個字也不准跟別人搗蛋，翻書抄寫，甚至一腳

伯南 (得意之至) 一個字也不跟別人搗蛋，更不翻書抄寫。今天兒童節，舉對裏的

(愛蘭從進來的門出去了，趙伯南獨自站在那裏，儘在呆笑，那個小學生，望着他也在呆笑；他把課卷放進抽屜內，又拿起他的書，走到小學生的面前，那個小學生，又祇好一本正經溫習他的功課。)

伯南 小朋友，我們還是繼續寫我們的吧！(靠近小朋友，把頭伏在小朋友肩上，看他

所寫的) 咳！全錯了，你看我……(他走到講桌旁邊，拿着粉筆在黑板上寫着「黃金不能造成幸福」) 你仔細的看看黑板上寫的，把你的錯處找出來。

(門開，校長劉宗鏞上，他穿着長衫，年紀有五十上下，因為是校長，態度是頗為莊嚴而神氣；趙伯南看見他進來，恭恭敬敬對他行禮)

伯南

(很殷勤，但並不失自尊心)校長。

宗鐸

趙先生，我有兩句話要跟你說。

伯南

是，是，校長請說吧！(對小學生)小朋友，你現在可以到外面去玩玩。

學生

是，趙老師。

宗鐸

(停了一刻)趙先生，我很奇怪。

伯南

校長，什麼事奇怪？

宗鐸

我奇怪你怎麼會做出這種不守規矩的事？

伯南

(驚)什麼？

宗鐸

你知道學校的規矩，是不准教員私下在教室裏教學生的。今天兒童節，學校裏的

規矩，是等到那邊操場上的紀念會舉行過後就放假，現在你又瞞着我在這裏教一個

小孩子。

伯南

原來是這件事。校長，我並不是正式教他的課呀！

伯南 真箇。這事真不該由我來講學去了。

宗鐸 (那含將伯南) 更內湖。

伯南 這是老實話，校長，這是盡義務的功課。

宗鐸 (驚異不信) 盡義務的？

伯南 (加此可張開眼) 的確是盡義務的。

宗鐸 (更驚異) 真是盡義務的功課麼？

伯南 (謙和的聲音解釋) 這孩子很用功，但是總趕不上，又沒有人去管他，我不知道他家裏是怎樣的？如果他有一個家……

宗鐸 什麼？如果他有一個家……你以為他生下來就沒有家麼？

伯南 (笑) 唔，那有這樣的事。

宗鐸 他家裏如果覺得應該補習功課，一定會向我來說的。你如果天天教義務功課，

以後人家都不拿錢來讀書了，你同事的飯碗，都給你打破了。噯！做事不要錢，

你的同事不能出這種風頭，你有錢你獨個兒去出吧！

黃道金夢

許世同舉不備出...

伯南 唔，校長！請你不要這樣說。

宗鐸 這不關我的事，是你的事；你這種慷慨行為，學校方面，祇能按照向例教員不能

私自兼課的規矩，照你教課的鐘點扣除薪水。我所說的，並不是爲了錢的問題，我

是尊重學校的規矩，學校的規矩等於天經地義，絕對不能改變的。

伯南 我很知道，校長……

宗鐸 知道就好。（他走過去拿起書架上的鸚鵡標本）喂！這個小鳥兒是那裏來的？

伯南 這是我私人的，因爲有一課書講到牠，所以我把牠拿來做標本。

宗鐸 唔。

（他放下那個鸚鵡向外面走，趙伯南很畏怯的在後面跟着。）

伯南 校長，（宗鐸回過身來）我可以找一個新學生來。

宗鐸 （很冷淡的樣子）真的嗎？

伯南 真的，校長，這是我介紹的第七個學生了。

宗鐸 第七個什麼？

伯南 這是我今年替學校找來的第七個學生了。

宗鐸 那你不是跟這七個人家幫了很大的忙麼？

伯南 不錯，我替他們幫了很大的忙。

宗鐸 唔，我們這裏的名額已經滿了，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你介紹的學生；理由很簡單，

本校不能擴大到毫無止境，我們的牆壁又不是橡皮做的，不能隨便把房間放大。

伯南 (大吃驚) 唔，我看今年的學生，比去年少得多啦！

宗鐸 唔！誰說少得多？前天我還拒絕一個要人的兒子。

伯南 啊呀！真糟極了，我已經答應他的家裏了，怎麼辦呢？

宗鐸 自己不能作主的事，隨便答應，真是太不謹慎了，這孩子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伯南 姓汪，叫桂生。

宗鐸 唔，是不是要人的兒子，還是有錢人家的子弟？如果他家裏有錢，或者我還可以

宗耀通融。但是我聽這孩子也許是個聰明的好孩子。

伯南 提一個聰明的好孩子，他住在他姨母家裏，我教過他一個月的書，我看他是很聰

宗耀明的。可不給學生辦事，胡頭答謝，真是不錯謝了。雲廷子教什麼？叫什麼名字？

宗耀 好好。他是今年的新學生，規定要付五十塊錢的建築費，不知道他家裏能不能承

宗耀認！——銀錢也難送。前天與雲廷子同一間裏人商量。

伯南 那不用說。錢是今年給學志。你先學志辦送她。

宗耀 本會年終，本校為加緊助課起見，除訂正課之外，還有補習班。每個學生要加收二

宗耀 十塊錢的補習費。他家裏能承認麼？不承認誰不發對受命不歸的學生；既由隊前單。

伯南 我想是可以的。

宗耀 還有本校為預防敵機的空襲，打算開一個防空洞，這開防空洞的基金，本學期起

伯南 每個學生要分攤二十元，他家裏肯承認麼？

伯南 他家裏懂得防空洞對於學生生命的重要，我想是沒有問題的。

宋蕭 除了三十塊做學費之外，今年的雜費，因為生活程度高，不能不加到三十塊，

宗鐸 你已經向他說過麼？原來早報過幾條對宋蕭書，共要五元做費，與是給雜費麼？」

伯南 我看一定沒有問題，還有什麼費呢？

宗鐸 爲了保證學生意外起見，本學期起，又要加收損傷保險費三十元，這完全是用在

伯南 學生身上的。譬如小孩子抓傷了，或是骨頭跌斷了，或是得了時疫病，學校就得代

我醫生，不知道他肯不肯出這筆損傷保險費？

伯南

我想聽肯的。是呀，我的前息，……

宗鐸

（仔細想了一想）那孩子這般孩子，大概是可以造就的，我當然應該成全他，並且你

宗鐸

早已答應了他們，我總得想個法子成全你的面子。……

伯南

謝謝你，校長。

宗鐸

你去告訴他的姨母，這孩子遲到一天，就多荒廢一天的光陰，這是可惜的，你就

去叫他快點來吧。

黃金

五七

伯南 她今天就要來看你。

宗鐸 那很好。趙先生，我今天這樣的成全你，希望你以後格外努力報答我。

伯南 那是當然的。

宗鐸 好吧，話就這樣說吧！（他轉身預備走出去，忽然他又變了主意走回來）喂！趙

先生，這是你上次請求檢定的呈文，還給你吧！（他在一個皮包裏面找）我告訴你

一個好消息，真是很好的消息：你知道麼？教育局的視察，在我的面前大大地稱

贊你。

伯南 是真的麼？

宗鐸 他對我說：「趙伯南先生，別說請求檢定，就是得獎章也是應該的。」

伯南 獎章？

宗鐸 他是這樣說：「本來早就應該發給檢定證書，我現在才知道，真是抱歉得很。」

伯南 （喜歡得滿臉發紅）呀！呀！那怎麼敢當，我很慚愧，校長。

宗鐸 可是他後來又加上幾句：「出身不是師範學校，而且年資不夠，今年我還不能給他」。

伯南

（驚惶）啊！啊！今年他還不能給我？

宗鐸

不是不能，他是說你的年資不夠，你要在這個學校多待幾年……喂！你的請求書

伯南

在這裏，你拿去吧。最後他向我說：「請你好好的告訴趙伯南先生，說我今年替他

伯南

存記，已經無形地給了他」。

伯南

無形地給了我？

宗鐸

（向外面走）唔，無形的檢定，也許比有形的還要好呢！

伯南

（劉宗鐸出去了，伯南站在那裏呆呆的想；陶康侯上，他穿了一件灰色長衫，他的

伯南

身材比伯南小，他的左手拿着帽子，右手拿着雨傘。

康侯

老趙，你不高興麼？

伯南

我很高興，誰說我不高興？嘿！你知道嗎？教育局的視察對劉校長說，他已經把

伯南 教育局的檢定書無形地給我了。

康侯 (懷疑) 無形的給了你？這是什麼意思？

伯南 是說他看出我是一個好教員，他並且託劉校長親口轉告我，說已經把檢定證書，

無形地給了我。

康侯 噢！原來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這不過使你聽了高興，實際上你還是沒有得到

手。

伯南 唔，如果你把問題講得太實在，我當然是沒有得到手。

康侯 朋友，我告訴你吧！我老早就知道了。

伯南 你怎麼早就知道了？

康侯 你寫呈文請求的時候，我沒有把我的意思說出來，你也沒有問我，但是我早就知

道你這請求是有用的，你看我比你多服務了兩年，我去請求沒有？這個原因很簡

單，有了檢定證書，你就可以隨便走到那個市立或是省立的學校去教書，誰在這

個野雞學校待着？可是話又說回來，那個老傢伙他會讓你走嗎？

伯南 但是，朋友！當教員，沒有檢定證書，那怎麼行？……照你的說法，難道我們就

伯南 在這個野雞學校待一輩子嗎？

廉潔 老兄！這你又太固執了，祇要你能走，也不一定在這個野雞學校待一輩子；而

且此書而且現在是戰時，你要到那些個市立或是省立的學校去教書，祇要有人，

一切都可以辦成的。

伯南 哈！你以為我是一個媽虎的人嗎？

廉潔 不是的，不是的！我是說現在是戰時，證書不證書，是可以媽虎的。

（掏廉潔的幾下肩，表示不再與他爭辯；左邊的那扇門忽然開了，劉愛蘭進

來。）

愛蘭 陶先生來啦！

廉潔 劉小姐好呀！

讀 金 夢

愛蘭 趙先生，請你把世界地圖借我用一用。

伯南 劉小姐，好的，好的。

(他就從那個竹製的書架上，取出一張世界地圖，恭恭敬敬地送給她。)

康侯 今天兒童節，你還要補上地理課嗎？

愛蘭 不，明天早上有一點鐘大陸與海洋的功課。

伯南 劉小姐，地圖在這裏。

愛蘭 趙先生，謝謝你。

(她帶着微笑向外面走，趙伯南替她把門開了。)

康侯 嘿！要是我不在這裏，她也許會在這裏多待一會，你們兩位好像是很有成績的。

伯南 (細聲) 你還沒有完全知道呢？

康侯 什麼？

伯南 她說我待她太冷淡。她回來，張小姐對她會說去。

伯南 對去韓？……

康侯 「哈哈！真的嗎？那去去韓吧！」

伯南 她雖然沒有明白的說，但是她的態度已經表明她的意思了，並且她把學生的卷子

叫我替她改。

康侯 她要你代她改卷子嗎？

伯南 這不是嗎？（他指着一捆一捆的課卷）這不是嗎？

康侯 那你現在應該向她表示你的愛情。

伯南 不可以，不可以。我在他的面前，雖然說過些極大膽的話，可是沒有說過「我愛你」。

康侯 沒有？

伯南 真的沒有

康侯 你真是一個傻瓜。

伯南 不要開玩笑，我真的想向劉愛蘭求婚，請你替我參謀參謀！

康侯 （沉思）不錯，這是一件大事情；老趙，你找的对象太高！

伯南 我若是真的能夠成功的話，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會說我們兩人的地位相差太遠，

男的太低，女的太高。

康倫 那自然！人家以為你是靠着自己的老婆在劉氏小學裏混飯吃。

伯南 真的！人家會這樣想的。

康倫 一個人總要有一點野心：頭一個機會，就不要錯過，要好好的進攻。

伯南 進攻？怎麼樣進攻呢？

康倫 你要常常向她獻殷勤，常常陪她出去玩，多多替她做點事；比方替她拿大衣呀！

伯南 提手提包呀！最好是時時刻刻不離開她。

伯南 你以為這樣子是對的嗎？

康倫 祇要你能做得出，那是再好也沒有；以後你就靠近她，用極溫和的聲音對她說

「我愛你」，快大胆去去幹吧！

伯南 快去幹？……但是怎樣去幹呢？

康侯

裝出很多情的樣子，說些很深刻像詩一樣的話，加上一個溫和而堅決的要求，若

康侯

是她拒絕，你就放大胆些，不要怕！（他假作抱一個女子在手上，做着樣子給他

伯南

看）是這樣把她抱着，接一個吻吧！

康侯

接一個吻？她會怎麼說呢？

伯南

她也許會忽然昏倒，口裏說道「趙伯南！趙伯南！」

康侯

那太可怕！我不想這樣做。

伯南

不能說她一定會昏倒，也許她會稍為抵抗一下，她也許會推開你，也許會對你

伯南

說：「趙先生！你做甚麼？」這都沒有甚麼關係，祇要她不大聲的叫起來，她就是

伯南

表示「好」。

伯南

（停了一刻）怎麼？是吻在她的額上嗎？

康侯

蠢東西！當然是吻在她的嘴上囉！

伯南

在嘴上……可以嗎？

黃金夢

康侯

怎麼不可以。

（點頭表示決心）我一定照這樣試一試，但是她的父親是很可怕的。

伯南

（點頭一嘆）在她父親面前，那當然不這樣做。

康侯

我知道劉校長很尊重我，他並且知道我是一個極正經的人；但是……他若是拒絕

伯南

我，我一定很難受，我想我還是先探探她的意思，再去同他談吧！

康侯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想叫我去探探劉校長的意思嗎？

伯南

好，有機會我一定問問他。

康侯

你去問他的時候，要特別小心，不要使他疑惑什麼！

伯南

唔！你知道我是一個很謹慎的人，我一定暗中去試探試探他的意思。

康侯

今天是最好的機會，因為今天早晨我告訴他，我可以介紹一個新學生進來。

康侯

你從什麼地方找來的？

伯南

這孩子我教過他的功課，我勸他的家長送他到這兒來讀書。

康侯

嘿！你養了討債鬼的喜歡，可是你自己丟掉了你的外快了。

伯南

因為我不想繼續補習他的功課了。

康侯

爲什麼？是報酬太少嗎？

伯南

報酬很好。但是講起來是一件很奇怪的事，這孩子住在一個漂亮女人的家裏這

女人就是他的姨母，但是她既不是誰了婚的太太，又不是離了婚的女人，更不是一

個寡婦。

康侯

（必要真名其妙）那她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呢？

伯南

我看她是一個沒有父母的人，可是她有錢，當我頭一天到她的家裏，她把我接到

一間頂美麗的小客廳裏坐，裏面絲絨的窗簾，大層的油漆，沙發上有很多的絨花墊

子，那厚又軟的毯子，從門口起，一直鋪到樓梯下，沒有間斷一寸，說來真是沒

有人相信。

黃金夢

七

康侯 康人這也算是很有錢嗎？

伯南 怎麼不是有錢的人？並且每天教完功課，就有一個很文雅的男子，他身穿得很漂亮，但是我相信用，他一定是個傭人，他每次把我引到小客廳裏，那位年輕的女人就問我，孩子有沒有進步？老陶！我不知道是什麼原故，恐怕是房內的裝飾品太美麗，

我，孩子有沒有進步？老陶！我不知道是什麼原故，恐怕是房內的裝飾品太美麗，

或是她身上的香水的關係，我每次同她談話之後，我總記不起我究竟說了些什麼。

（帶着責罵的聲音）啊！啊！你真是太不懂人情世故，你的社交常識，抵不上一

康侯 個幼稚園的小學生！

伯南 老陶，可惜你沒有在那兒看見啊！當她坐在綉花墊子上，我看見她腳上的鞋極重

子，多麼細軟，多麼光彩！她穿的皮鞋，多麼貴重，都是鴉皮或是蛇皮做的。並

且，有一次我還看見她穿了一雙金鞋！

（點了兩下頭，表示無疑）對了！她一定是一個不嫁人的交際花。

（很兇的聲音）你說什麼話？不要這樣的武斷批評人家！你又沒有見過她，你怎

麼說她？

（很兇的聲音）你說什麼話？不要這樣的武斷批評人家！你又沒有見過她，你怎

歷知道她是一個不肯嫁人的家產，她是一個好人家的女子，並且還有一個有錢的人，因為在她家裏，有幾個人看見一位先生，是很有地位的人。

（在這時候，在那扇門的方格子裏，看見外面那幾位先生在裏面，一個個受似的

人，指引一個個得很豐盛的美婦人向裏面走，那裏面看見這位女人，她一出來，就

張的鞋子。）

伯南 她來了！這又是她：：你快走開吧，老陶，是她來了

（門開了，那個女人走進來，鹿侯也就轉身到自己的教室裏去了。剛走來的那個女

人就是金麗蓮，她是一個二十五歲的美婦人，穿得很漂亮，一件金黃色發亮的旗

袍，上面帶着一件時式的薄大衣，她帶着微笑，向趙伯南走過來，趙伯南就盡力裝

作最誠實最恭敬的態度。）

麗蓮 趙先生好呀！今天兒童節，你們很忙罷？

伯南 沒有呀，金太太好呀！

麗蓮 趙先生！我想先把學校參觀一下，再去見校長……我想可以的吧。

伯南 金太太！很好。你想先參觀一下，那毫無問題，假如你願意我先引你到劉校長的辦公室去看看，他一定非常高興接見你的。

麗蓮 唔！不用，這就是你的課堂嗎？

伯南 是，金太太。

麗蓮 操場在那兒呢？

伯南 （很驚慌）操場？

麗蓮 我想這些孩子在這兒，總有一個像花園一樣的院子，讓他們遊戲的吧。

伯南 金太太，沒有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看這個院子太小，所以你問還有榜的院子

沒有？但是這個院子，在事實上很夠大的。因為我們學校裏規則，是很巧妙的，劉校長知道好動的學生，比好靜的學生要多佔地方，所以他禁止一切奔跑的遊戲，這個院子，無形中也就變大了。至於真的要遊戲或者是上體操課的時候，就在那

邊路口一個空場子上。天來想出一個題目，對對。

麗蓮 唔！他這個地方，是跟人家把些金魚放在一個破玻璃鉢裏睡不穩？這些門呢？

在院子的周圍，都是課堂嗎？

伯南 對啦！金太太，你看不是有六個課堂嗎？

麗蓮 唔！趙先生，劉氏小學原來是這樣的啊！這跟我從前所想像的差得太遠啦！

伯南 唔，不錯！金太太，你要知道，我們所想像的東西，到了後來，多半是跟事實相
反的。

麗蓮 對啦！這完全是相反的。

伯南 你也許覺得我們的課堂太小，並且沒有新式的設備，所以你不滿意，對嗎？

麗蓮 不是這個原因，我以為劉氏小學，總不會這樣祇有四五間地窖。

伯南 啊呀！你今天的印象，似乎不很滿意。這本書是關於其的改變而來，何長，其書

麗蓮 對於貴校的印象，確實不好。

伯南 這筆錢是國庫撥來的，確實不好弄了！完了！

麗蓮 國庫先生不承認，這筆錢是你弄一個很緊的款員，我本來很想把我的外甥送來；可是，我看國庫了這筆學校的開支，才提撥來的意思，就完全打銷了。國庫開款官。

伯南 必也無窮，這筆錢，大小、並且要下家方面籌劃，這也非不滿意、健康。

麗蓮 據說這筆錢，要麼麼麼麼麼這樣難過呢？

伯南 又道是一個小小的意外的打擊，沒有旁的。——我祇說是一個意外的打擊，因為我目前已經過學校長談話了，要介紹一個頂好的學生進來，他肯定會識，我講話沒有信用。

麗蓮 趙先生，我請你去跟趙說明，使你絕對沒有責任。而趙先生，請去談話。

伯南 趙先生，你真是太好，謝謝你。

麗蓮 這筆錢，外甥，請課，以你每天到我家裏來，教他兩點鐘吧！

伯南 兩點鐘，唉，可惜我沒有時間，我學校的事太忙，實在是辦不到。

麗蓮 趙先生，這筆錢，你還是每天來教他一點鐘吧！像從前一樣。

麗蓮 因為趙先生對我說過，所以我想把這孩子託給先生。

宗鐸 好極了！金太太，這位小朋友，我猜一定是一個很聰明的好學生，在我這裏，你可以放心，我們一定可以把他教育得很好。我們對於這些學生，是很有經驗的；這班青年的智慧，好像是花苞子，我們要把它的花瓣，一瓣一瓣的展開，不能使它壓壞，又不能使它變樣子。

麗蓮 我很相信，可是我還有一句話對你說。但是我還沒有十分決定，因為孩子的身體很弱，我想先問問醫生，看住在學校裏面，與他的身體有沒有妨礙。

宗鐸 金太太！請聽我說：我們對於身體衰弱的孩子，有別方法調養他們，並且從我們學校裏出來的小孩子，個個都是肥肥胖胖的。

麗蓮 據你這樣說，貴校簡直是一個療養院啊！

宗鐸 金太太！我不是這樣說的。但是我可以斷定，你的外甥，在這裏不到一年，他的身體和學問都有同樣的進步。

麗蓮 那我相信是有的，如果醫生允許，我一定送他來。

宗鐸 金太太！不論怎樣決定，我是十分感謝趙先生的，他給我一個機會，使我認識你。

麗蓮 劉先生！趙先生是貴校的好教員，是先生一位很有力的幫手。

宗鐸 那我很知道。金太太！並且我對於他的尊重和友愛，他自己也很知道的。

麗蓮 這是你應當報答他的。趙先生，再會吧！在五點鐘的時候，我等着你來救我外甥的書。

伯南 金太太！我一定來。

（宗鐸開了門，讓金麗蓮出去，他又跟在金麗蓮的後面，一面走一面說話。）

宗鐸 金太太！你若願意，我就請你到我的辦公室去坐坐，請你看看我們這裏學生的各種考試成績，並且請參觀我們的教學方法，真是最新式而且最完善的好方法。

（趙伯南一個人立在台上，想了一下子，口裏就咕咕咕地說：「那是可以說得好

的，灑也罷，是可以說得成功的……」愛蘭從右邊那扇門走進來了。」（這門以掃哥孩愛蘭磨着，呀呀！趙先生，你接見了這位應臺的太太。……）

伯南（上臺來臉）這個女人，是一個學生的家長，換一句話說，就是她的外甥想到這裏來

讀書的。……（讀書的門、翻金鑰匙出去，她又翻金鑰匙回房門。……）

愛蘭，換句話說，這是你近來對我冷淡的原因！

伯南（心裏驚跳）劉小姐！

愛蘭，你好好看的小說送給人家去了。喂，這還是你的墨水，雖然那位太太也許不需要，

可是這還是送給你去吧。並且她還氣出兩封電報文來，她自己……（敲敲）

伯南，劉小姐！請你不要生氣。……（敲門）

愛蘭，趙先生！我不是生氣，我是來請求你一件重要的事。

伯南，那好極了！你說給我聽吧！劉小姐，我能替你効効勞，我真是十二萬分的快樂。

愛蘭，……（敲門）請來聽吧！……（她走近伯南）我要去學唱歌，你相信嗎？

愛蘭 對了。

伯南 那不是很可惜嗎？

愛蘭 趙先生！我想請求你甚麼事，你能猜得着嗎？

伯南 我當然明白了，你是想叫我去把這個情形告訴校長，請他把野外散步的時間，改

換一下，我猜的沒有錯嗎？

愛蘭 一點也不對！我是想請你代替我帶領那些小孩子去散步。

伯南 那好極了，我星期四上午正沒有事呢。

愛蘭 好得很！我去向我的父親說，說趙先生很想帶學生去散步，因為他從不出門，想

借這個機會出去換換空氣。

伯南 好極了！哈哈！你想得多週到啊！（他很熱情的靠近愛蘭的身邊）劉小姐！我一

定代替你帶領這些孩子們到外面去散步，這是最快樂的事。

你。

(他對她「射眉眼」)

愛蘭 趙先生！請你……

(他更靠近她，他的眼睛也更加熱情地望著她)……

伯南 劉小姐！我愛你……我是正當的誠懇的愛你！(他更加緊緊她，愛蘭不能止住自

己不笑，伯南把愛蘭抱在手上)讓我跟你說……讓我跟你說……

(他在她嘴上吻了一個吻，愛蘭用力推開他，並且打他一個耳光。)

愛蘭 趙先生！你想做什麼？你在一個小姐的面前，可以這樣嗎？請你下次不要再是這

樣開玩笑，星期四不要忘記我帶領學生出去散步。

(她出去了)

伯南 她祇是稍稍抵抗一下，這是預料得到的；神怪一般的處女小姐，是容易跟人接吻

的嗎？但是她沒有大聲的叫喊，我看一定是成功了。本他把自己的臉擦平(幾乎)

呀！神怪一般的處女小姐！

(門忽然開了，劉校長走進來，他的背後還跟着鮑夫人，她是一位四十歲上下的闊

太太，年紀雖然大，但穿得仍很時髦。伯南看見他們進來了，急急地起身向劉校長

叩首前拜，並且恭恭敬敬的向鮑夫人行叩首個鞠躬禮。劉文小眼，裏面發着人

宗鐸 (伯南！鮑太太要跟你說話。)

伯南 (校長！是！是！不要忘記力荷帶頭舉主去結婚。)

鮑太太 (趙先生！我特地來問你，我的兒子進官，你覺得他的功課怎麼樣？決不要再

宗鐸 (帶着微笑) 好孩子！好孩子！請用試紙開辦，並且再辦一兩耳次。)

伯南 (鮑太太！我很願意跟你談談。)(鞠躬)……(鞠躬)……)

鮑太太 (趙先生！他非常的喜歡你，他常常對他父親說，說你是一位很好的先生。)(自

伯南 (鮑太太！那我真是榮幸極了！我應當更加努力，使學生們尊敬我！愛戴我！)

宗鐸 (你真是很受他們的愛戴和尊敬的。)

(伯南很驕傲地笑)

鮑太太 話已經說完了，明天晚上請你到我家裏來，把你定下的鐘點和報酬告訴我。

伯南 好極了。鮑太太！我現在就可以把我得空的時間告訴你。

(他翻開一本小冊子，看他的授課時間)

鮑太太 明天再說，但是我還有一件使我心裏很難過的事，我要跟你談談。

宗鐸 無關緊要的事，是容易更正的。

伯南 鮑太太！什麼事？

鮑太太 (她從皮篋內取出一張成績報告單) 我的兒子，上次月考的分數報告單，我剛才

收到了，可是我不敢拿給他的父親看……

宗鐸 我已經向鮑太太說開了，裏面的錯處，一定是書記抄寫的時候沒有留心，把你所

批的分數抄錯了。

伯南 校長！我不相信裏面有錯。因為我沒有用書記，並且這個報告單，是我親手寫的。

鮑太太 (他從鮑太太手上接過報告單仔細地在看。)

宗鐸（把下面那些重要的字句，特別的高聲說）請你單獨教功課的鮑太太，她有三個小寶寶在我們這裏，我非常感激她……本來報告單上有錯誤，也是常有的事！

伯南 這張報告單，是我親手抄的，親自給學生的，一點也不錯。

鮑太太（她又接過報告單在手裏唸）國文一個零，算術一個零，歷史五分，公民又是
一個零。

宗鐸 喂！趙先生！你再仔細看看，請你一項一項用心細細的看！

伯南 這是很容易看清楚，一下就看得很明白，實在是些零……你不相信麼？我去把我的記分冊子，拿來給你對一對。

（他去拿了一本記分冊子來了，打開給劉宗鐸看。）

宗鐸（接了記分冊子在手上，又把它合起）你聽我說，古人說得好：「人孰無過？」

不過「知過必改」才對；頭一次錯，那有什麼關係呢？（他瞪着眼睛對伯南直看）
趙先生！請你把這孩子的分數再算一算好嗎？

伯南 那可以，並不費多少時間。

（他坐在講椅上，把幾本記分冊子都打開，開始算分數，鮑太太和劉宗鐸站在講台的兩頭，一面看趙伯南算分數，一面談話。）

宗鐸

鮑太太！你最近能看見教育局的視察員嗎？

鮑太太

我星期三就可以看見他，因為星期三晚上，他要到我家裏來吃飯，他是我丈夫鮑廳長的老同事，也是我們最要好的老朋友。

宗鐸

他非常稱贊我們的趙先生，但是他今年還不能把教育局的檢定證書給趙先生，他祇能在精神上無形的給他。

鮑太太

唔！我包趙先生一定得到手。

宗鐸

趙先生！你聽見嗎？鮑太太說，包你一定實實在在得到手。

伯南

（抬起頭來）鮑太太！這是一件頂快樂的事，這個消息，我聽了真是高興極了！

宗鐸

你把錯處找出來了嗎？

宗鐸 伯南 沒有，實在沒有錯！

伯南 (不耐煩) 唔！趙先生，你自己要放聰明些呀！鮑太太說你一定可以拿到檢定證

書，你就相信；她說報告單上一定有錯誤，你就不相信嗎？

伯南 鮑太太！我可以發誓說，這報告單是對的，上面絕對沒有錯誤，他的最多分數祇

有五分，他昨天做算術題目，又得了一個零，我這班上最後的第一名，就是令郎。

鮑太太 (忿怒) 爲甚麼我的兒子是最後一名？

伯南 因爲他的考試卷上，打的是零分。

鮑太太 爲甚麼要打零分？

宗鐸 (對伯南) 爲甚麼要打零分？

伯南 因爲黑板上的問題，他一點也不懂，一個也沒有答出！

宗鐸 (帶着微笑對鮑太太) 因爲黑板上的問題，他一點也不懂，一個也答不出。

鮑太太 爲甚麼不懂？爲甚麼沒有答出？我告訴你吧！趙先生，你既然要使我生氣，

大聲）我不能不說我的兒子實在最後一名，是因為你的題目作了弊，作了弊，作了弊？哼！哼！那還行嗎？

（伯南嚇得不敢作聲。）

鮑太太 你的算術題目，是什麼有兩個泥水匠，他們在地下挖了一個長方形的池子……

唔！這種題目，簡直難得像上天一樣，我沒有旁的話說！

宗鐸（嚴厲的對伯南）你聽見了嗎？鮑太太沒有旁的話說！

伯南 鮑太太！你這樣的侮辱我，應當還有旁的理由。

宗鐸 趙先生！安靜些，不要作聲吧！

鮑太太（對伯南）在你這班裏面有一個學生叫做計宗寶的是不是？

宗鐸（對伯南）有一個學生叫做計宗寶的是不是？

伯南 是的！是有一個學生叫做計宗寶的。

宗鐸（對鮑太太）是有一個學生叫做計宗寶的。

鮑太太（很粗暴）他的父親是做什麼事的？

伯南 我不知道。

鮑太太（對劉宗鐸用極堅決的聲音說）計宗寶的父親是做泥水包工頭的，在他家的後

園裏，有一個長方形的池子；所以我說，計家的小孩子考了第一名是毫不稀奇！

宗鐸 怎麼？計家的小孩子考了第一名？（對鮑太太帶着微笑）真是豈有此理！

鮑太太（很驚慌）鮑太太！父親的職業跟兒子考第一名有什麼關係？

鮑太太（現着很威嚴的樣子）你的題目，是專為計宗寶出的，我的兒子，一看就知

道了。這種不公平的考試，最使學生們失望，他們個個都氣極了。

鮑太太（他氣得發抖並且大聲喊道）鮑太太！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聽見人家對於我的忠實

發生懷疑，鮑太太，我說的話，句句都是最誠懇的，實在的。

宗鐸（對伯南）請你不要多說話吧！不錯，那個在數學一科考第一名的，一定是因為

他的父親是個泥水匠的包工頭，並且在他家的後園裏，還有一個長方形的池子；這

些事實，跟這考試的題目，是很有關係，下次絕不會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因為
 下次我一定親自來監考。鮑太太！我這告訴你，他用手撫着自己的心，我可
 以負責說，趙先生的話是很忠實的。

鮑太太 這句話我敢相信。但是我的兒子，絕對不會考在最後一名。見人捧場效拜，這實

宗鐸 (對伯南) 他家的兒子，絕對不會考在最後一名！

伯南 鮑太太！這該好，考在最後一名，卻不是事實呀！

鮑太太 這是什麼話？有理由可說的事，實則實則，見人捧場效拜，這實

宗鐸 (對伯南) 這話實得實，但沒有理由可說。太。

伯南 鮑太太！你錯哪？我可以把理由說給你聽。

鮑太太 好！你倒把理由說給我聽聽好吧？

伯南 鮑太太！這孩子正在長大，正在發育。

鮑太太 (不勝) 伯南父憑是辦什麼事呀？

伯南 在行動時，總有種種顯明而特殊的現象。例如：其顯明：

宗鐸 怪實時，丁其差，或去太急，其顯明之奇，或於其顯明不顯來。

伯南 有時顯明，說不出口，其顯明之奇，或於其顯明不顯來。或是把航儀

的裏面，其顯明之奇，或於其顯明不顯來。或是把航儀

的裏面，其顯明之奇，或於其顯明不顯來。或是把航儀

的裏面，其顯明之奇，或於其顯明不顯來。或是把航儀

的裏面，其顯明之奇，或於其顯明不顯來。或是把航儀

伯南 他在用必聽職聽動課，其顯明之奇，或於其顯明不顯來。

伯南 你說的對，睡時，伴著眼，打瞌睡，那真有點奇怪？

伯南 我要是提出幾種問題來問他，他馬上就倒到椅子下面去了。

伯南 伯南！唔！唔！他現在那裏？不是在說夢話吧？

伯南 伯南！唔！唔！他現在那裏？不是在說夢話吧？

伯南 伯南！唔！唔！他現在那裏？不是在說夢話吧？

伯南 伯南！唔！唔！他現在那裏？不是在說夢話吧？

實實 金 夢

宗鐸 喂！我的好趙先生！與其說這些話，不如把分數上的錯處找出來吧。

鮑太太（對劉宗鐸）讓趙先生說吧！我相信他最後一定會說出很有趣的話。但是有些

鮑太太 什麼事，做母親的眼睛看不到？

伯南（自信不錯並且很殷勤地說）鮑太太！請看你的兒子，他的臉色發灰，嘴唇發

白，眼睛沒有神，四肢無力……

鮑太太（很氣憤）甚麼話？

宗鐸（學她的聲音）甚麼話？

伯南（態度仍很鎮靜）我並不是說他的身體有很厲害的病，有性命的危險，不是這個

意思。我祇說也許是身上長了瘡，也許是腸胃裏面有蛔虫，又也許是有甚麼遺傳病

……據我看，說不定三種病都有，最好請醫生看看，吃點藥。

（當他說了這些，鮑太太氣得臉色發青，連氣都喘不過來。）

鮑太太（對劉宗鐸）這個混蛋東西，他嘴裏說些甚麼話？

宗鐸（帶着嚴厲的叫罵聲）趙先生！（又變着謙和安慰的態度）鮑太太……

伯南 鮑太太……

鮑太太 一個下流的小學教員，他也敢來批評我們鮑府上的人嗎？

宗鐸 趙先生！你批評了鮑府上的人，那還了得？

鮑太太 一個窮小學教員，正在找點家庭裏面功課教，也敢來說我的兒子……

伯南 鮑太太！你不要生氣，我的話都是很忠實的。

鮑太太 這樣壞的東西，你還想得檢定證書嗎？

伯南 哦！鮑太太，在精神上，我老早得到手了。

宗鐸（諷刺）不錯，精神上老早得到手了。趙先生！與其說這些無意識的話，不如向

鮑太太道個歉，說一句好太太，對不起，請原諒！……

鮑太太 劉先生！這個專以誹謗人家為職業的混蛋，若是再在你的學校裏教書，我三個

兒子，馬上就退學。至於這個不準確的報告單，我就把它這樣毀了吧！

宗鐸 你到底有什麼話呢？

康侯 一切的情形都很好，將來他們的結果，是很可以結婚的；但是在他們中間，有一個問題，就是貧富和地位相隔很遠，我的朋友，不過是一個小排長，而那位小姐的父親，却是一個司令長官，要是我的朋友，到女子的父親前面去求婚，你看那位司令長官會怎樣回答他？這就是我來請教你的問題。

宗鐸 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研究的，你的朋友，是一位很正直的人嗎？

康侯 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完全担保。

宗鐸 那位司令長官是什麼樣的人呢？

康侯 他：：他是很有道德的。

宗鐸 我想你的朋友去請求的時候，一定很受歡迎的。我想，：：至少也總不會被拒

絕。

康侯 (大笑) 好極了！那位司令長官就是你！

宗鐸 我？我是司合長官？

康侯 那位小排長，就是趙伯南；那位女士，就是最溫雅而最可愛的劉小姐。

宗鐸 怎麼？趙伯南想同我的女兒結婚？

康侯 是呀？

宗鐸 你說愛蘭已經向他表示過意思？

康侯 表示過，可是並不失掉大家閨秀的風度。

宗鐸 怎樣表示的呢？

康侯 當劉小姐有卷子要改，她就把它交給趙伯南，在休息的時候，他們倆就在一處談

話，真是一對好鴛鴦呀！

宗鐸 好！等我想一想再說！

康侯 那我對趙伯南怎樣說呢！

宗鐸 你不要對他說甚麼，我親自去回答他。

黃 金 夢

宗鐸 康侯，我很想有一點話去告報他。

宗鐸 (很粗暴) 哼！我也有一個問題要問你，你相信我們用的電是不要錢的嗎？

康侯 (很驚奇) 你是指那一件事說的？

宗鐸 昨天晚上，你離開教室的時候，忘記關電燈，裏面的電燈泡，一直到今天早上還亮着，還是我親手把它關了的。爲了這件事，在月底發薪水的時候，我要扣你二十塊錢，並且另外還得罰你十塊！

康侯 那有這樣的事？我記得是關好了的。

宗鐸 還有一件事，我要對你說，你若是稍爲留意一點管管你的學生，我一定不會在你的教室的課桌上，發現用小刀刻了七個大字「劉宗鐸是忘八蛋」。

康侯 這是在那一張桌子上？

宗鐸 你自己去看吧！陶先生！並且請你一定要把這個刻字的人找出來，不然我就對不起你，請你賠我一張桌子。你今天特地來請教我，我的回答就是兩句話：「與其去

管人家的閒事，替人家跑腿子，還不如忙自己的職務吧！」好，再見！

（陶康侯驚惶惶地向門後退，他還想說話，可是被劉宗鐸揮手止住了。）

宗鐸 去吧！我不留你了，再會吧！

（陶康侯很失意地走出去了。）

宗鐸 （他把愛蘭的教室門打開！）愛蘭！到我這邊來。……（劉愛蘭進來了。）你把你的

卷子交給趙伯南改？是真的嗎？

愛蘭 不錯！有這件事。

宗鐸 爲甚麼要交給他改？

愛蘭 因爲我很討厭這種工作。你想想人家都穿着時髦的皮大衣在外面散步，我却跟三

四十個小把戲在課堂裏受罪，這是一種甚麼生活。

宗鐸 這是小學教員的生活。

愛蘭 我既忍苦在這裏過生活，你還有什麼話呢？我就是找了一個傻瓜替我改改卷子，

我也沒有什麼罪過。

宗鐸 請人家代替你做，並不算犯法；我不罵你，也不罰你，不過這個書呆子，爲什麼他願意替你做呢？

愛蘭 唔！因爲我喊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宗鐸 唔！……他替你做了，你沒有給什麼報酬嗎？沒有什麼交換的條件嗎？

愛蘭 一點也沒有。

宗鐸 真的沒有？他爲什麼想到你愛他，並且還想來要求我允許你跟他結婚呢？

愛蘭 讓他去要求吧！那有甚麼關係呢？

宗鐸 你如果沒有向他表示過甚麼，他怎麼會有這樣大的胆？一定是你不肯說出來，快把實實在在的情形告訴我，你們兩個人究竟做過些什麼事？

愛蘭 沒有做過什麼？他不過常常把眼睛望着我，表示很有情。

宗鐸 他祇是對你望？

愛蘭 他跟我接了一個吻。

宗鐸 在什麼地方？

愛蘭 在這課堂裏。

宗鐸

（兩手抱着自己的頭）壞東西！在課堂裏？學生們看見了一定會去告訴他們的家長，你想把我們最後的幾個學生也趕走嗎？

愛蘭 唔！爸爸！你不要怪我，把他們趕走的，是那個包飯的廚房。

宗鐸 （脾氣更大）我問你什麼，你就回答什麼；不要破壞你父親的學校的名譽，你們兩個人沒有做過其他的事嗎？

愛蘭 絕對沒有！唔！爸爸，你當我是什麼人？

宗鐸 祇要沒有就很好！

（他緊緊地咬着牙關，縷着眉頭，額上現出很深的橫紋，兩隻手反靠在背後，慢慢地在那裏走了幾步；忽然趙伯南到了門口，顯着很急促而失望的樣子。）

伯南 校長！我沒有找出錯處，這位太太就不肯聽我說的話。（生氣）本來沒有錯，叫我

怎樣找。我不能假這些出來呀！

宗耀 （眼瞪厲）趙先生！再不容你說話了，再不容你說話了！我告訴你聽，你雖然可以

宗耀 欺騙人家很久，但是總有一天人家會揭穿你這騙子的假面具。趙先生，你是學校裏

的敗類！
個人對其始其終凶事謝？

伯南 校長！……（朝罵更大）……問於什麼，……替練回答什麼，……不要聽聽於父賺的學對的書，……看門頭

宗耀 你私自教義務功課，破壞教育的尊嚴。……

伯南 校長！……

宗耀 你騙我說有新學生來，到了後來，人家又不肯把孩子放在我們這裏。一個學生的

母親，要求改正報告單上分數的錯誤，你就僥倖的拒絕不肯把錯處找出來；並且，

宗耀 在考試的題目上，你還要作弊。……

伯南 校長！沒有這回事。

宗鐸 你還要火上加油，做些極可惡極淫亂無恥的蠢事！

伯南 我？我？跟劉小姐……

宗鐸 並且就在這兒，在這課堂裏，在這些小學生的面前，你不是在想侮辱我的女兒嗎？

伯南 我？我？……

宗鐸 我爲了要保持學校的名譽，所以，不去叫警察，但是請你趕快到會計處去結賬，從現在這個時候起，你跟學校完全脫離關係！愛蘭！過來，我們一道走。

（劉愛蘭在前，宗鐸在後，他們父女倆都出去了。）

——第一幕完。

伯南

「被長官劉校長」他們沒有應聲走避了。伯南祇是垂頭喪氣。唉！要我滾蛋，這真是

怪奇哩！他想了片刻，原意是要跑出去追劉宗鐸，但是他却停止仍在沉沉地思索。

忽然他把講椅上的抽屜拉開，又拿出一些零碎東西，又把劉愛蘭給他的幾捆卷子拿在手上看。唉！這是一個不幸的日子。處處使人家發生誤會……（他把這些零碎東西

第二幕

（郭丁一）

台上的佈景，是交際花，不，郭敬亭的外婦——金麗蓮的小客廳，正中是一扇出入外面的門，靠左有一個看到花園的大窗戶，再過來些，同這個牆壁成垂直線的另一個牆壁上，又開着一扇門，這是通隔壁另外一所屋子的。

這房子的陳設，靠左邊，就在那窗戶的前面，擺着兩個沙發，還配上一個茶几；在台的正中，有一張茶几式的小圓棹，旁邊擺着一個蒲團。在右邊，好像是這客廳的另外一部，又是一個小圓棹，還擺着有幾把椅子，在近台口的地方，則擺着一個單人小沙發。

這客廳牆壁上的佈置，有西洋油畫，中國畫，窗帘是絲絨的；地板上鋪着地毯，沙發上又堆了一些綉花墊子；一切的一切，是極盡堂皇而摩登之能事。

幕開時，郭敬亭和金麗蓮在談話，同時並聽到郭敬亭的笑聲。

黃金

麗蓮

敬亭！你跟我開玩笑嗎？

敬亭

不是開玩笑，我的小麗蓮！我告訴你，我真的留下了四千塊錢給你。

麗蓮

好！我也告訴你：若是你不給我留下兩萬塊錢，請你以後不必再到這兒來！

敬亭

喂，麗蓮！你聽我說，四千錢塊，這是一個多麼大的禮物啊！

麗蓮

這並不能算是禮物，我並不要求什麼禮物，我祇要求我應得的東西，你以為我是白得的嗎？

是白得的嗎？

敬亭

不錯！你貢獻給我很多好計劃，使我能成功。但是這一次承包這些滅火球，是因

為現在正是轟炸時期，敵機天天來，每來必炸，每炸必火，每火嗎？就得需要滅

火球呀！

麗蓮

我又不是跟你談甚麼轟炸不轟炸，敬亭！你想把我這筆款子騙去，想不分給我，

老老實實的說好了，請你不必談甚麼轟炸不轟炸那種吓唬人的鬼話。（停了一刻）

喂！在十五號以前，我祇曉得兩萬塊錢的現款。

敬亭 你聽我說，我實在沒有錢。

麗蓮 哈哈！沒有錢？承包滅火球這件事，差不多就有四五十萬的進款。

敬亭 四五十萬，那是毛數。這件事真不容易辦，並且各方面都得聯絡聯絡，單說請客啦！招待參觀啦！就花了四萬多，而且還有……我的老婆。

麗蓮 甚麼？你的老婆？

敬亭 一定也得要送她一件貂皮大衣！或是一個鑽石戒指。

麗蓮 敬亭！我想不到你這樣不小心，自己做賊，也要告訴家裏的老婆。

敬亭 我從來就不告訴她，是她自個兒打聽出來的，我什麼針眼兒大的事情，祇要她打聽到了，就回來問我要禮物，這差不多是一種慣常的老例了。

麗蓮 你若常常給她，那你算不得一個聰明的男子。

敬亭 麗蓮！給她一點錢，這是我謹慎的地方，你不是也常常恐怕我們發生甚麼事嗎？
在這一點上，你不能罵我蠢。

麗蓮 對的！不錯。你既能夠送一件貂皮大衣，給你那個又醜又難看的老太婆，你就不
能送兩萬塊錢給你的情人嗎？

敬亭 麗蓮！請你看看我的總賬，你就知道了。

（他拿出一張紙，遞給金麗蓮。）

麗蓮 （她拒絕接受）這不關我的事。

敬亭 你看了上面的數字，你就會知道的，我若是給你兩萬，我就非從我自己的口袋裏
拿出來不可了。

麗蓮 你整天待在這裏，也應該給錢的呀！

敬亭 呀！你說這話，真是太豈有此理！

麗蓮 你究竟肯不肯？

敬亭 肯！肯！

（僕人上）

僕人 小姐！陸雲先陸先生來了。

麗蓮 請他等一分鐘。（僕人下）他爲甚麼到這裏來？

敬亭 是我叫他來的。

麗蓮 你另外還有事跟他商量嗎？

敬亭 沒有！就是爲滅火球的事。

麗蓮 你們還沒有談好嗎？

敬亭 在原則上已經談好了！不過還沒有簽字。

麗蓮 是他不願意簽字嗎？

敬亭 不是不願意，實在是不能；因爲他的右手弄傷有十五天了，躺在家裏沒出門，一

直到現在，還是用紗布包着吊在櫃子上。

麗蓮 唔！唔！這是甚麼把戲呀！

敬亭 唔！這是一個普通的受傷呀！有一天他的汽車忽然不走了，他就去把車子前面的

搖手，用力一推，不料那搖手，忽然向後回轉，打傷了他的手腕，就是這樣受傷的。

麗蓮

（嘲笑地）不錯！就是這樣受傷的，我的傻孩子！我告訴你罷，你被他騙了，一定是被他騙了。

敬亭

我被他騙了？爲甚麼？

麗蓮

這個小滑頭，在你的面前鬧鬼，他想拖延時間，要到最後一天，他才肯簽字。

敬亭

我看不會，他現在既然來了，當然是來簽字的。

麗蓮

在甚麼條件之下，他願意簽字呢？

敬亭

像平常一樣，給他百分之五。

麗蓮

靠得住嗎？他一定會簽字嗎？

敬亭

怎樣？你以爲他爲了這點小事情，也會鬧鬼嗎？也會騙我嗎？

麗蓮

我看在今天晚上，一切都得弄好，不然事情就會發生變故，要是我處在他的地

位，你沒有百分之三十五給我，那是絕對不成的；但是對於他，我看祇要百分之三十就夠了。

敬亭

(很凶惡)這小鬼如果真的在我面前頑把戲，我就會給他顏色看。

麗蓮

敬亭！你不要生氣，還是和和氣氣跟他談；現在還沒到發脾氣的地步，我們好好

的想個法子，把這件事弄成功。

(她接電鈴，僕人上)

麗蓮

(對僕人)請陸雲先生進來。

僕人

是！(下)

麗蓮

(對敬亭)等一會你可以把我們新開貿易行的事跟他談談，說我們很想請他做總經

理，用這件事去打動他的心，也許他會改變態度，並且我們實在也有這種意思，把

這個行託他去辦；最要緊的是不要反臉爭吵，因為反臉爭吵，會把事情弄糟的，辦

事情總是愈客氣愈好。

黃 金 夢

（陸雲先，一個二十五六歲的摩登惡少，右手吊在頸子上從通外面的門進來了。）

雲先 金小姐！你好呀！

麗蓮 謝謝你！陸先生，你好嗎？

雲先 我也很好。

敬亭 噢！你的小傷呢，好了嗎？

雲先 差不多要好了，斷了的腕骨，快要長好了，筋也快要恢復原狀了。

敬亭 （輕輕地敲着陸雲先的傷手）那好極了！（對麗蓮）你看他的腕骨真的脫了，裏面的

筋，也真的縮短了。

麗蓮 他剛才對我們說了，當然是真的。（對陸雲先）你的手今天能夠簽字嗎？

雲先 我希望能簽就好。

敬亭 你把各種證明書都帶來了嗎？這些東西，在申請立案和辦理投標手續是很重要的。

雲先 郭先生！我都帶來了。畢業證書和大中工業社的服務證明書，我也帶來了。

敬亭 好極了！我們馬上就到那邊屋子裏去，到我的辦公室去，把這個手續辦好，你看
怎麼樣？

雲先

啊呀！你又新佈置了一個辦公室嗎？

麗蓮

是啊！敬亭剛把隔壁一種房子租下來了，把第三層樓，完全做了辦公室，在我這
梁牆上，還特別開了一扇門，可以直接通到那邊。

雲先

好極了，好極了！這是一扇秘密的門，可以直接通到你的家裏，將來郭先生一切
的事情，都方便多了。我看這辦公室，一定是預備開貿易行用的，是不是？好像很
久以前，你曾經對我說過的。

敬亭

對啦！我們正想開一個貿易行，行裏的資本，就憑我在華西銀行這個主任的職
位，我還可以挪動一點，並且我還可以想辦法和各機關取得聯繫，機關裏所需要的
東西，都由我們來代辦，或者是包辦。我們當然需要一個總經理，這種位置是很高

的。我們還沒有選定人……（他把眼睛對金麗蓮看了一下）好朋友，請到那邊去

罷！

麗先 好！請你走先。

敬亭 老朋友！請不要客氣，我在金小姐這裏，差不多像在自己家裏一樣。

雲先 好！我就走先啦！

（他走過去了。郭敬亭走在後面，把門帶關了。金麗蓮轉身就坐在沙發上，僕人又進

來了。）

僕人 小姐！那位教員滾了。請你下床下來下。昨晚三點鐘，完全掛下樓公室，這課

麗蓮 好！帶他到桂桂的房間去，並且告訴他教完了功課，就來看我。

僕人 他問小姐，能不能馬上來會小姐？

麗蓮 好，叫他進來吧！

（僕人下，不一會，趙伯南帶着幾本筆記本和一隻白色的鸚鵡標本進來了。）

伯南 金太太去過那處，對一期四樓。

麗蓮 你有話要同我說嗎？好，請坐下說吧！

伯南 趙伯南把手裏的東西擱在那個小圓桌上，用半邊屁股在圓桌旁邊的蒲團上坐下來。

麗蓮 我來點燭的人裏面，改果再學主婆辭替也嗎？第一室介睡挺着張原來。

伯南 金太太！我特地來告訴你，要是你還要我教書的話，我一定可以答應你。

麗蓮 現在不成了，桂生的父親，明天經過這兒，他要把孩子帶到昆明去。

伯南 （感到失望）唉！很好，好，金太太！那很好。

麗蓮 怎麼樣？你好像很失望似的，今天早上，我問你能不能每天教他兩點鐘的書，你

不是說沒有時間嗎？

伯南 不錯的，金太太！但是從今天起，我的空閒時間，就很多了。

麗蓮 劉先生把你教課的時間減少了嗎？

伯南 （鼓起勁才把話說出來）是的，他把我的功課減少了，減得一點也沒有了。

麗蓮 一點也沒有了？不要你做一點事，他也給你薪水嗎？

伯南 換句話說，他把我的薪水，也跟功課一樣的減完了。

麗蓮 爲甚麼你不直接說他辭退了你呢？

伯南 他並不是辭退我，他是趕我出來。

麗蓮 唉！這真是太豈有此理了！我今天早上來看你，希望不是這個關係罷。

伯南 金太太！不是這個關係，是你走了以後才發生的誤會。

麗蓮 你以後怎樣辦呢？

伯南 要是劉校長不教我回去，我就想找點家庭功課教教。

麗蓮 在我認識的人裏面，如果有學生要補習功課，我一定介紹到你那兒來。

伯南 金太太！我很感謝你，但是我還可以教令甥最後一課書嗎？

麗蓮 當然可以，孩子正等着你呢！

伯南 那末我去教他做最後一課的默寫

麗蓮 好，並且在教完之後，請來拿你最後半個月的薪水。

伯南 好極了，回頭見。金太太。

（他拿起擱在棹上的幾個筆記本，恭恭敬敬的向金麗蓮行了一個鞠躬禮，就出去了，剛帶來的那個白色的鸚鵡標本則仍然遺忘在棹上。這時候，通那邊那個辦公室門開了，郭敬亭氣衝衝的走出來，陸雲先若無其事的跟在後面。）

敬亭（態度冷靜）好吧！朋友，完了，我們不要再談它了。

麗蓮（驚疑）怎麼？你們這件事，還沒有談好嗎？

雲先 不談了，金小姐！這件事完全沒有辦法了，我們已經完了。

麗蓮 請用香煙吧！

雲先 好，謝謝你！你近來去聽戲嗎？

麗蓮 我前幾天在中華大戲院聽了一次音樂演奏會，劉桐生的小提琴，真是好極了。

雲先 啊！劉桐生的小提琴獨奏，在中國真是夠味兒。（對敬亭）老朋友！我想你一定也

去聽過了，聽說他最近要離開這裏到桂林去。

敬亭（帶着譏笑的面容）唉！真是不幸，我沒有能夠陪金小姐去，因為我的手傷了，腕

骨斷了，筋也縮了！

雲先（很自然的驚奇）怎麼？你也一樣嗎？

敬亭（怒極，幾乎說不出話）唉！忘恩負義的東西，混賬忘八蛋！我將來要用腳踢破他

的頭，好像踢一隻狗一樣；（他用手拍拍自己的胸脯）在我這樣好人的面前，也玩這

種手段。

麗蓮（很嚴厲）敬亭！甚麼事？弄出來，別弄去惹無辜的罪過。

敬亭（他用手指着陸雲先）十五萬塊錢！

麗蓮 甚麼？十五萬塊錢？

敬亭 就是爲那塊火球的事，他硬要我十五萬塊錢。

雲先 郭先生祇肯出三萬……

麗蓮 三萬太少，但是十五萬也太多！

雲先 (微笑) 呀！……太多？

敬亭 這如果不是一個強盜的要求，便是一個瘋子說出來的話。

雲先 (很傲慢) 老朋友！既是這樣，瘋子祇好瘋蛋了。好，金小姐！請你允許我先走

啦。

麗蓮 呀！那不可以。你不要失去這一個好機會，不要把這件事弄糟，你們兩個人的脾

氣都很壞。陸先生！你坐到我這邊來。好朋友，請你允許我問你一句話。

雲先 金小姐！有甚麼話，請說吧。

麗蓮 你爲甚麼這次要求這樣大的數目？過去你從來沒有這樣不客氣的，前次華西銀行

防空洞裝設防毒通風機，你祇拿了百分之五的酬勞。

雲先 不錯！那一次我到手了百分之五，但是我做了傻瓜。

敬亭 到手了五千塊錢，還說做了傻瓜？

雲先：「你呢？你到手了九萬四千，你把這兩個數目比一比。」

敬亭（氣憤）：「不懂道理的東西！裝設防毒通風機，和這毒藥的關係？誰的力量？究竟是我

呢？還是你呀？」

雲先：「朋友你又說到題外去了！大的題目。敬亭你不要以為我對你不好，前天華西總行

敬亭：「一點也沒有說到題外去！若不是我在會議席上提出來，他們會想到防空洞要裝設

防毒通風機麼！絕對不會的！就是真的要裝設防毒通風機，你以為誰會來找

你麼？」

雲先：「為甚麼不會來找我呢？」

敬亭：「哈哈！來找你？你還不知道防毒通風機是什麼東西！在你的裝標單上，你把防

毒通風機的「防」字，寫成妨礙的妨，足足寫了五次；並且在上面的總數，

你寫了兩百個，兩百個，哈哈！

雲先（謙和）：「所以我的功勞就更大呀！」

麗蓮 不錯，那是對的！但是在這些事情裏面，你祇出一個名字吧了！

雲先 祇出一個名字吧了？

敬亭 除了一個名字，還有甚麼呢？

麗蓮 敬亭！不要說得太不公平，就是祇出一個名字，也是很重要的。

雲先 尤其是我陸雲先三個字。

麗蓮 對的，你的姓名是更值錢的！

雲先 這是誰也不能否認，我的姓名，比人家的姓名，是要響亮得多。

麗蓮 那是當然的。

雲先 並且從昨天起，我當了我們同業公會的會計員，這也足以證明我的信用很好；一

信用「兩」個字，是無價之寶，因為這是很不容易得來的，尤其是在這種事情上，更

加要多抵些錢。

敬亭 哦！我知道有幾個在社會上很有信用的人，他們祇要百分之四，就可以出名來簽

字。

雲先 是的，不錯！但是那都是些沒有面子的人。好朋友！在我是不得不要一個太

點的數目，與我的地位聲望相等的數目。

敬亭 哈哈！談到你的聲望和地位，當我初認識你的時候，你的皮鞋都沒有了一雙，破草

帽一頂，賞票和債務一大堆，是誰把你弄好的？不是我麼？

雲先 唔！你這樣說吧。

敬亭 怎麼我這樣說吧？你的小洋房，是打防空洞揩來的油；你的西裝襪子嘛，又是承

包防空洞長板檯揩來的。

雲先 你總是講到題外去。

敬亭 (生氣) 沒有講到題外去，先生！我說的完全是顯內的話。我老實說出來吧！你是

一個忘恩負義的東西！哼！爲了簽字的關係，你才把手幫起來，這個圈套，是很容易

看得出來的。

（他一說完，把陸雲先吊在轎子上的紗布拿掉了，陸雲先也因為郭敬亭揭破他的祕
密，那隻所謂受傷的手，抖下了紗布，也就伸縮自如了。）

雲先 郭先生！

敬亭 這是一種極卑鄙的欺詐手段，真是可恥極了！先生！你聽清楚沒有？這是可恥極

魔運 敬亭！敬亭！

雲先（驚愕，並極難爲情）怎麼？你真是這樣想麼？

敬亭 你以爲我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麼？不會玩這把戲麼？告訴你！我起碼要比你先

玩十年。

雲先（微笑）既是這樣，老朋友！你一定很知道我的力量，在這件事情裏面，我等於抓

着你的喉管，你一點辦法也沒有，這是實實在在的情形；現在我憑良心問你，倘使

我不問你要十五萬，你會怎樣笑我呢？你不會當我是個瓜麼？

敬亭：我把你當作一個朋友，（他伸手向雲先）老陸！你是我的好朋友！

雲先：（他握着敬亭的手）對啦！我是你的好朋友！但是我不願意叫你看不起我，所以我不能不要求十五萬的數目。

麗蓮：陸先生！要敬亭給你五萬吧！你也減少一點，大家把這件事弄成功吧！

雲先：金小姐，請你把我的工作先統計一下吧！我把卡車上的搖手，弄了很久才能使它向後轉，幾乎把卡車都弄壞了；而且又少跑了一趟生意，這年頭少跑一趟生意，也是錢呀！……這還不算，我又把我的手吊在轎子上有十五天沒有做事情，也沒有出門，因為有這種種的事實，我把郭先生瞞住了，一直到今天，他才看出我的圈套；你看就爲了這個滅火球，我花了這樣多的腦筋，做了這樣多的工作，難道不算在裏面麼？你如果真是一個爽快的人，你就給我十五萬塊錢吧！使我們仍然是好朋友。

敬亭：你這個傢伙！你的心真是太狠呀！

雲先：我的好朋友！我並不是心狠，絕對不是，請你聽我把道理說出來，我在你面前，

敬亭 玩了這個小小的把戲，在我已經是不大好看，要是我再不能得到一點好處，那真是
驕傲 一件丟臉的事。豈止小事麼？

麗蓮 你想得太周到了。……再會吧。……

雲先 並且：：還有一個我個人的問題在裏面，要是這次不能弄這點好處，我一定很灰
喪決心，以後我自己也不再相信自己了。……

麗蓮 你一起要多少？……

雲先 十二萬塊錢給我做滅火球的手續費，三萬塊錢給我做手傷的賠償費。……

敬亭 （很冷靜）好吧！我告訴你幾句話：我頂不喜歡人家來看輕我，你別想到手十五萬

塊錢，就是一萬塊錢甚至一毛錢，我都不會給你的！（突然生氣）哼！真是出乎意外！

麗蓮 敬亭！再好好談談，他談長惠奇還有商量的餘地。

敬亭 完了，完了！我在一個瘋子面前，我還有什麼好說呢？最好我去把這件事撤銷！

（嚴肅）我們不能再辦新式的滅火球來加強轟炸時期的消防工作了，這個重要的改

革，已經被這個傢伙破壞了，他真是一個壞蛋，一個流氓！

雲先 先生！你說甚麼話？

麗蓮 敬亭！你對陸先生，真是太不客氣了。

敬亭 他是一個不要臉的壞蛋，一個頂可惡的流氓！

雲先 你說夠了吧！你破壞我的名譽，侮辱我，我不喜煙人家來尋理，有限幾千十五萬

敬亭 （突然又滿腔熱忱）我不談你的名譽，我祇問你的良心。陸先生有好陸先生！爲了

避免轟炸時期的火燒房子，你也應該犧牲一點。

雲先 犧牲？對的！爲了郭先生，自任何人都應該犧牲，郭先生是最肯犧牲的人。哈！

敬亭 哈！

敬亭 你若是在笑我這些事，我們不必再談旁的話了，再會吧，先生！

麗蓮 敬亭！不要爲這點點小事就生氣。

敬亭 我在這個地方，那方面都有點地位，我不能受人家這樣的侮辱。

麗蓮 甚麼人侮辱你？

（因氣憤而昏人語漸弱）金業公長子謝罪。

敬亭 這個壞蛋，他不會敬我個人，至少也應該尊敬我在各方面的地位。

雲先 金小姐！我不能再聽他這種話，我要走啦！

麗蓮 事情還沒有談好，怎麼就走呢？

（雲先）敬亭！去拜見金業公商量商量吧！

敬亭 完了！完了！不要再談甚麼滅火球了，不要再談甚麼貿易行了，甚麼也不要再提

了，絕對不要再談了！他就是餓死在馬路上，我也沒有一個錢給他，混蛋東西，快

滾出去！

（雲先）敬亭！你真是真的，你來測一測這道一筆出來，誰理……

雲先 先生！在你的家裏，是說「滾蛋」！在我的家裏，是喊「請走」！（雲先）誰理！誰理！

（他向金麗蓮鞠了一躬，算是作了最後的告別，就傲慢地走出去了。）（人喊）誰理！誰理！

麗蓮 一件這樣好的事弄壞了，真可惜，你爲甚麼早不留心呀！（雲先）

敬亭 唉！沒有早留心？這有甚麼辦法呢？我自己太規矩了，所以常常受人家的愚弄。

（他點燃一支煙，很憂愁地在想）噢！社會上的人，一天一天變起來，生活一天一天

天的艱難起來；從前我父親常常對我說：「無論什麼朋友，都要留心他。」但是我以爲一個合作很久的人，一定是可靠的，誰曉得這完全變了，多麼壞的人心呀！

麗蓮 我希望你不要太傷心，也不必顧慮太多，索性自己出名來簽字吧！

敬亭 自己出名來簽字？不，不，對於貿易行，大宗的買進賣出，容易使人知道行的資本是我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從華西銀行挪來的。至於滅火球這件事，那就太危險了，因爲這些東西，現在是真的，將來呢，等到假的一拿出來，那就……

麗蓮 那末這件事完全絕望了麼？

敬亭 你想我還有什麼辦法呢？

麗蓮 你總還認識有旁的人，可以假借他的名字；敬亭！去找股子來商量商量吧！

敬亭 他到曲江去了。

麗蓮 甚麼時候去的？

敬亭 是上星期六去的，因爲那邊有人請他當南方企業公司的協理。

麗蓮 除了他還有甚麼人呢？

敬亭 你沒有看見我正在想啦！

麗蓮 你爲甚麼不找馬彭年呢？

敬亭 他的名聲不好。

麗蓮 你的朋友費叔釗呢？

敬亭 他太貴！自從我替他弄到一個嘉獎以後，他就驕傲起來了，他要百分之五十。

麗蓮 那末，胡白英呢？

敬亭 哈！胡白英是最理想的人……一個好青年，並且是一個最有能力最有希望的

同事，他又是極忠實極誠懇的人。

麗蓮 (她把住址簿拿在手裏) 他的電話號碼是八六〇二〇。

敬亭 現在他不在那裏了，他已經到警察局去了。

麗蓮 怎麼？他改了行了？

黃 金 夢

敬亭 他到警察局去，不是改行，是在吃官司。

麗蓮 他在吃官司麼？

敬亭 是爲了開辦養豬場那件事，就被關起來了。

麗蓮 哈！我以爲開辦養豬場是一件很正當的事啦！

敬亭 你不曉得，這開辦養豬場在表面上雖然是再正當沒有的了，可是在裏面，總還有點……他自己太能幹了，他從不疑心人家會暗中陷害他，所以一旦事情發生，就是他一個人受罪。

麗蓮 畢之庚呢？

敬亭 (氣憤) 畢之庚麼？唔！我不要那個東西，我絕對不要他。

麗蓮 畢之庚是一個很好的青年，很規矩的人，你看他的交際手段多好，爲什麼不去問問畢之庚呢！

敬亭 他？我絕對不跟他合作。

麗蓮 爲什麼？

敬亭 不爲什麼！

麗蓮 敬亭！你說話爲什麼這樣吞吞吐吐呢？

敬亭 這不是吞吞吐吐，是因爲上次他跟我爭一個不要臉的女人。

麗蓮 唔！我倒不知道，那麼不要談他了。

敬亭 當然不談。

麗蓮 敬亭！這一個也不成，那一個也不成，我們總要想一個法子出來呀！我看祇要找

一個人來簽字，並不是很難的事。

敬亭 我可以看出你還沒有明白裏面的問題，裏面最難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真不容

易找一個人來出名簽字。假使找一個正經的人，有道德的人，我們所提出來的，至

少總有一大半會被她拒絕，假使找一個富於現代新思想的人，他一定會敲詐我們，

恐怕連我們本身都會吃他的大虧。因爲一切都是用他的名義做的，一切的利益，他

都可以騙估去。你現在明白了嗎？在法律上我們一點根據也沒有。我們應當，應當

不錯，這是很困難的事！總而言之，我們要找一個男人，把不正當的事，正當當的去做。

（她無意中拿起趙伯南遺忘在那裏的白色的鸚鵡標本，因而想到鸚鵡標本。鸚鵡標本不要這樣說，以後不要這樣說。我們要用些好聽的字，說起來也漂亮些；我們這樣說吧！我們需要一個十八世紀頭腦的人，幹二十世紀文明社會的事，或是說要找一個親友，一個容易說話的人，容易指揮的人，像自己家裏的人一樣。

敬亭！假使我能找一個相當的人來，你願意出多少錢給他呢？

敬亭！你有人嗎？

敬亭！也許有。

敬亭！對於滅火球的事，我可以給他三萬塊錢。

敬亭！對於貿易行的總經理呢？

敬亭 百分之十吧！

麗蓮 假使不要這樣多，他也肯來做，你會把那多下的錢給我嗎？

敬亭 那是可以的，這個人是誰呀！

麗蓮 趙伯南。

敬亭 趙伯南是誰？

麗蓮 就是桂生的先生。

敬亭 啊！是那個穿破學生裝的窮教員嗎？

麗蓮 對了。

敬亭 我的好小爹！不要爲了你的三萬塊錢，信口亂說，把我們自己陷在危險的境地。

麗蓮 這不是信口亂說，我老早就想到他了，並且用他做事，一點危險也沒有。

敬亭 何以見得呢？

麗蓮 因爲我有法子對付他。

敬亭 有什麼法子，請十位計劃。

麗蓮 有我。真嗎？

敬亭 噢！他愛上了你嗎？

麗蓮 他看見了我，臉就紅起來，簡直連話也說不清了。那種癡呆可笑的样子，我相信。

敬亭 在他的面前，我祇要說出兩個字，他就無論什麼事都會替我做，那是一定的。

敬亭 真的靠得住嗎？有時恐怕也不一定吧！

麗蓮 不會，你放心！女人對於這些事是很有把握的。這個癡心的人，他明明知道沒有

希望，他還是很誠懇的愛我，真是一種你從來沒有想到的愛！我可以說，我們用不

着向他證明是什麼事，祇要我去求他，他就不管什麼，閉着眼睛簽字就是。

敬亭 起頭也許會，但是最後他還是會張開眼睛的，還是會明白的，假使他把我們的

事，宣佈出來呢？假使他跑到法院裏或者是經濟檢查隊去檢舉我們的祕密，控告我

們毀壞他的名譽？假使他自殺了，留下一封信給警察局長呢？

麗蓮 不會，不會！我祇要用一點點手段，就可以毫無問題。

敬亭 不錯！一點點手段，或是很多的錢。

麗蓮 怎樣會要很多的錢呢？

敬亭 他將來知道了，他在會來發論我傳嗎？掛在門口，並對付甘霖不發和！張謝謝

麗蓮 他？他會敢詐你？汗！我知道他絕對不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並且他又絕對沒有

別人 能力可以敲詐你。

敬亭 你看他太窮，樂得又壞，就以爲他是個老實人嗎？我的好麗蓮，我從前看見過

很利害的大騙子，他在表面上，還是很老實的。

麗蓮 他既然跟你一道做了這些事，他祇好閉着嘴不作聲啦！

敬亭 不錯，說得對！我們馬上派他去五六件事情，使他立刻變成一個沒有危險的

人。無論如何，總有一點好處。這人五年土眼，不論什麼事，都能可以替我們

麗蓮 敬亭！再聽我說，我們把一個小小的地方給編住，我正準備了一個小房間，讓康來

是預備給看門的老黃住的，就的隔壁那偏僻的樓上，叫他搬到裏面去睡吧。這樣我
們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有一個很忠實的人在手上用，不論什麼事，他都可以替我們
做。不說。他替我！我門上派出去辦五六件事前，對面立成幾家一間對面就辦

敬亭 對，我們跟他先談一談。

（金麗蓮走過去擦牆上的電鈴，僕人進來。）

麗蓮 （對僕人）你去對那位教書先生說，要他馬上就到這兒來，我櫃子跟櫃說。

僕人 是！

（僕人向金麗蓮彎了一下腰，又出去了。）

敬亭 「伯南貿易行」把這五個刻在銅牌子上，掛在門口，並沒有什麼不好呀！要他離

開教書生活，他會願意嗎？

麗蓮 他的校長今天早上把他開除了。我不知道爲了什麼事，就是趙伯南自己也不

白。不會！不會！蘇派要用一握這手短，短百以手短問話。

敬亭 既有這種情形，那也許是可以的，且看……

（門開了，趙伯南進來，當他到了門口，金麗蓮就走到他的面前。）

麗蓮 （對敬亭）敬亭！我給你介紹，這是我們剛才談到的趙伯南先生，（對伯南）這

是郭先生。我剛剛把你的事向郭先生說了。而且……

伯南 金太太！你真是太好。

麗蓮 這不算什麼，並且我還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郭先生已經完全答應替你幫忙。

伯南 郭先生！我非常感激你。

敬亭 趙先生不要客氣，這點小事，是很平常的小事，金小姐對我說，你是一個很有作爲的

青年。

伯南 （很謙遜）唔！郭先生！這是金太太的過獎，不敢當的。

麗蓮 對的，對的！你是一個很有作爲的人，趙先生！你以後不要叫我金太太，怪難聽

的，叫我金小姐好了。

伯南 是，金小姐什麼壞了。

敬亭 一個有才幹的人，做是閒話，我們不客氣的說，現在成了個無業的人了，到難讓

伯南 對的，這還是賢德的講法，至少是金太太的講法，不單當面。

麗蓮 請先生知道你的才幹，所以他想重用你。

伯南 他想用我？（麗蓮遞香煙給他）謝謝你，金小姐，服務好，看量一關，這言者無欺

麗蓮 你還是想繼續在教育界服務麼？

伯南 繼續在教育界？那是當然的，金小姐，這福份，真共去日，這安全寄，這得實事。

麗蓮 爲什麼呢？看量是太壞。

伯南 因爲現在尊重師道，這種事業，是很高尚的，而且爲了下一代，這也是應該的。

敬亭 （對麗蓮看了一眼）對了！爲了下一代，這本領，這頭腦，這前途，（對伯南）這

麗蓮 你教書可以賺多少錢一個月呢？（門口，金小姐，這去，這這的這這。）

伯南 少的八九十塊錢一個月，多的一百五六十塊錢一月，連吃飯都包括在內，這是指

那些私立小學而言；至於公立的呢，薪水雖然少，可是另外還有生活補助費和米代
金，那就好得多了。恩謝！

麗蓮 一百五六十塊錢一月？

伯南 對啦！查小姐，當教員的人其實是在苦啦！但是我若是能在公立學校當教員……
敬亭 那就好多了。

伯南 錢這東西，本來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但是我們還是不能缺它，哈！哈！哈！
是禍，黃金不能造幸福，但是我們還是不能缺它，哈！哈！哈！

敬亭 （也笑起來）一點也不錯，我們不能缺它，我們大家忙來忙去，都是爲了它。
麗蓮 郭先生給你的位置，也許還能多賺錢哩！

敬亭 哦，不會多好多，祇能多一點兒，祇可以說是多一點兒；我給你一個月一定的薪
水，除此之外，在每件事情裏面，我還可以送給你一點紅利，你平均可以得到一千

塊錢。

黃 金 夢

伯南 是每月嗎？

麗蓮

是。湖邊之表，五磅特事高裏面，舞戲也。我教給他一編舞隊，於平常可以舞舞一千

伯南 是給我麼？

我決定，派給這一課原，派原以編舞是一編舞之舞舞於一冊只一室由後

敬亭 是給你。

敬亭說給給，敬亭說給給給給給！

伯南

(很驚奇的站起來) 教什麼功課？是那一個學校？附大案計來計去，敬亭說了。

麗蓮

不是要教功課。敬亭說：「自是舞門舞是不怕怕也，敬亭說：敬亭說！」

敬亭 是要在我的面前做事，很……我要怎樣說才對呢！不難，很容易做的事，但是

敬亭 很精細的……

伯南 很精細的事，我的能力做得了麼？自是苦難！自是苦難！自是苦難！自是苦難！自是苦難！……

麗蓮 爲什麼做不了呢？

敬亭 我想問你幾句話，可以嗎？

伯南 你請問吧。……

敬亭：「你有家嗎？」
伯南：「沒有，我沒有家！我的家已經淪陷了。」
敬亭：「很好，很好！哦！我說沒有家是很可憐的，不過這也是命運，你的寶眷呢？」
伯南：「怎麼寶眷？」

敬亭：「你總有一位太太，或者是幾個相好的女同事呀？」
伯南：「（望著金麗蓮像生氣的樣子）沒有，我沒有！」

麗蓮：「敬亭！在我的面前，你也問他這些話麼？」
敬亭：「對不起，請你原諒我這句話，我沒有過細想一想。趙先生，你平日往來的，是些什麼人呢？」

伯南：「在私立劉氏小學，祇有劉校長和幾位老同事，我還有一個朋友，是從前在小學校裏的同學，他現在發了財啦！起先是在一家咖啡館裏當僕役，現在自己開了一家店，當起老闆來了，我們也常常見面。」

敬亭對於這些人，能少來往最好，第一不要在辦公室裏接見他們，也不要在你住的房

裏會見他們。……

伯南 在我住過房間裏也不能會見，味酸味淡同事，好戲音一翻即文，呈前前亦小學對

敬亭 因為你要搬到這兒來住啦！

伯南 住在這兒？……

麗蓮 那個行就開在隔壁，你的房間就在行的樓上，離我很近的。喂！你覺得住在這

伯南 兒有什麼不便當的地方麼？……

伯南 他的臉紅了，沒有……金小姐沒有，但是這種工作的性質，是怎樣的呢？

敬亭 好吧，伯南！你允許我叫你伯南嗎？

伯南 郭先生！你這樣親熱的對我，這是我最近最幸福的地方……

敬亭 好吧，伯南！你坐下吧。我說給你聽，我們要開一個貿易行，我自己的事太

……忙，所以我需要一個很精細的人去辦理這件事，這個行將來就用他的名義，他就是

裏面總攬全權的總經理。

麗蓮 這就是郭先生預備給你的職務。

伯南 金小姐！當總經理？……總管一切麼？

麗蓮 對啦！

伯南 我的能力，能幹得下麼？

麗蓮 爲什麼幹不下呢？

伯南 金小姐！你能信任我，我非常感激你，但是恐怕我的能力太薄弱，管不好啦！

麗蓮 不會的？趙先生！你是當教員的人。

伯南 金小姐！正因爲我是一個教書的人，除了課堂以外，什麼事也不會。

敬亭 唔！伯南！你會叫人默寫麼？

伯南 （微笑）唔！這個我會。

麗蓮 你把文件寫打字員唸就是。

伯南

(很高興) 對於錯字，我可以負責。

敬亭

你會簽字麼？

伯南

(很興奮) 那自然會，我雖然不能說我簽的字很好看，但是我可以說，人家很難摹做的，在我的學生裏面，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夠把我簽的字摹做得像的。

敬亭

好吧！以後你就祇代替我簽字，沒有旁的事。

麗蓮

郭先生對你說的話，你覺得怎麼樣？

伯南

我覺得怎麼樣？這是我平生最好的機會，我非常感謝你，可是我有點不敢担

任。

麗蓮

爲什麼？

敬亭

(突然自言自語) 啊呀！糟了！我把它忘記了。

麗蓮

忘記了什麼？

敬亭

(對伯南) 你是那一省的人？

伯南

我麼？我是安徽人。

敬亭

唉！那滅火球的事完了。

伯南

因為我是安徽人的關係麼？

敬亭

（對麗蓮）要把他原來出身的畢業證件寄來，無論如何趕不及了。

麗蓮

啊！對啦！

伯南

（微笑）這不是麼？

敬亭

怎麼樣？

麗蓮

你把他帶在身上麼？

伯南

這是很湊巧的事！我託劉校長代我去辦理檢定的證件，他今天早上把它退還了

我。

敬亭

（對麗蓮）哈哈！有這樣巧的事，並且還是學應用化學的。

麗蓮

你看這是老天爺派他來幫助我們的。

伯南 唔！不是老天爺，是劉校長。

麗蓮 （對敬亭）你看怎麼樣呢？

敬亭 好極了！並且一切必需的證件，我們都有了。

麗蓮 那他就可以簽這張滅火球的合同麼？

伯南 好！好！我就可以開始做我不懂的工作麼？

敬亭 （對麗蓮）我看馬上就可以要他做事嗎？

伯南 不要緊，郭先生！有什麼事請馬上叫我做。

麗蓮 （對敬亭）有什麼危險麼？

伯南 絕對沒有危險，我不能說頭一次就做得很好，但是我不妨試一試。

敬亭 （對麗蓮）你能負完全責任麼？

麗蓮 有什麼事，絕對歸我負責。

敬亭 好，就是這樣說吧！（對伯南）我現在簽一張支票給你。

（郭敬亭掏出一本支票簿，很快的簽了一張支票交給趙伯南。）

伯南（唸）「祇付趙伯南先生國幣三千元正」郭先生！這是什麼意思？「辦賬目」三開

敬亭這是先付你一個月的薪水，和你辦事的手續費。

伯南三千元？……（他很驚愕地望著他們，看看這個，又看看那一個）啊呀！我的天

呀！……

麗蓮你有什麼感想呢？

伯南金小姐！我對於社會上的情形，也稍為知道一點，出這樣多的錢，請一個像我這

樣無能力的人，我相信是絕對沒有的事。

敬亭（很驚慌地）我們不是向你說過了嗎？（大聲說）大笑談來。）

伯南（表示很確定的樣子）你們沒有完全說給我聽，我很知道你們的好意裏面還藏了些

事沒有說出來。金小姐，我謝謝你，現在我還不需要這種恩德。

麗蓮（很驚慌但表面上還是微笑）我實在不明白你的話。

黃金夢

(郭敬亭也很驚慌急忙把桌上的那些證件收起來)

伯南 唔！金小姐！你們的什麼貿易行，什麼滅火球，這完全是一種假的圈套，目的是想救濟我，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郭敬亭長嘆了一聲，放了心又繼續大笑起來。)

麗蓮 唔！不要亂想，你相信我肯這樣做嗎？

敬亭 我的好朋友，你完全想錯了。……我實在對你說，你的確能夠擔負我所擔滅的工

作。

伯南 真的嗎？

麗蓮 你要我在你的面前發個誓嗎？

伯南 (很高興)那太好……

敬亭 (迅速)好朋友，請你簽字吧！並且在你的名字下面，還請你寫上「總經理」三個

字。

伯南（簽了字，送還郭敬亭）郭先生，金小姐，我簽這個字給你們，很感激你們兩位。
敬亭 好極了，我的好經理先生！我很感謝你，我現在要出去一趟，半點鐘以後就回來，你若願意等我一等，我們回頭再來好好的談。

麗蓮 我想你一定很高興。

伯南 怎麼樣？你覺得我很稱職嗎？

敬亭 請你先把你的學生裝換了吧。

麗蓮 敬亭！

敬亭 因為趙先生現在做貿易行的總經理了，應該換一身西裝穿穿，比較適宜些。

伯南 那沒有關係，我一定就去拍賣行買來換，此外還有什麼呢？

麗蓮 還有……要細心辦你的事，不過此刻沒有旁的事做，祇要簽簽字，不要作聲。

伯南（驚奇）不要作聲？

麗蓮 對啦！做生意的人第一要緊的，就是謹慎守秘密，不要亂說話。

敬亭 這是最要緊，這是業務上應該有的祕密。

伯南 (得意) 像醫生嚴守病人的祕密一樣？

麗蓮 對啦！

敬亭 請你把支票收了吧，等一刻見，我的好經理先生，此外我還有幾件事，要請你簽字，等一刻再談。現在你允許我同金小姐出去一下，一會兒就回來嗎？

伯南 郭先生！可以，當然可以！

麗蓮 (對伯南做着妖媚的樣子) 你說什麼？「可以，當然可以」？

伯南 金小姐！我是說……

敬亭 是，你是說…… (對麗蓮) 哈哈！他真是妙不可言！

(他帶着麗蓮出去了，趙伯南單獨一個人在那裏出神，他微微地笑，對着支票細看，又咕咕咕咕的亂說。)

伯南 哈哈！總經理……我的好經理先生…… (他呆呆地望着支票上的數字) 國幣三

千元，（他心中計算了一下）要是教書的話，要教一千二百五十點鐘的功課，並且還要兩塊四毛錢一點鐘的，……唉！辦事業真是賺大錢。（停了一刻）哈哈！要是陶康侯知道了這件事，……哈哈！他常常說我是一個有發展的人，他也許真的沒有說錯。

（僕人進來了，後面跟着陸雲先。）

僕人 先生！我去通報我們的小姐。

雲先 好，快去。

（僕人下，趙伯南看見來了一個陌生的客人，急忙把支票放在口袋裏，假裝看壁上的油畫；陸雲先向趙伯南細看了幾下，燃起煙捲坐下了，他的臉上，流露着憂急愁煩的樣子，他又對趙伯南細看，便點頭打招呼，趙伯南也彎一下腰，向他答了一個禮，但是他沒有開口說話，仍是繼續地對着油畫細看，陸雲先也跟着起身來看畫。）

雲先 先生！你很愛畫嗎？你對於畫一定很有研究，你從前學的是畫麼？

伯南 是！我是愛畫的。（停了一刻）我學的不是這個畫，是那個化……化學。

雲先 啊！你學的不是這個外國畫，是那個中國畫。

伯南 不，我學的不是這些個畫，是化學，應用化學的化學，先生！你懂了吧？

雲先 懂了！懂了！你是應用畫……啊！原來是一位賣畫的商人。

伯南 不是！（停了一分鐘）我是做生意的人。

雲先 噢！做生意的人？跟我一樣，那我們是同行呀！（停了一刻）你是郭先生的朋友

麼？

伯南 他雖對我表示過很深的友誼，但是我還不能說我是他的朋友，我祇可以說我是他

的同事。

雲先 你們同事很久了麼？

伯南 唔！不久，祇有幾分鐘功夫，可是我還希望能很久。

雲先 就在這裏做這件滅火球的生意麼？

伯南 (急忙的離開陸雲先兩步) 啊呀！先生，你知道麼？做生意的人第一要緊的就是

對於業務上要守祕密，不要亂說話。

雲先 尤其是這種生意。

伯南 (他沒有明白陸雲先的意思，所以祇是含糊而又簡單的回答) 也許。

雲先 沒有甚麼也許，那是一定的。你以為我不知道這件滅火球的事麼？我並且還認識

一位先生，他若是願意像你這樣的大減價。大犧牲，他老早就做成了。

伯南 像我這樣大犧牲，大減價？(他發出一種嘲弄的微笑) 哈哈！我大減了價？

(他仍繼續大笑，好像人家在他面前說了一句頂有興趣的話，引起他笑個不止。)

雲先 他出你多少錢呢？

伯南 這個問題我可以回答你，因為這是關於我個人的事，你看吧！

(他把支票拿出來交給陸雲先)

黃金夢

雲先 國幣三千元，這是給你做手續費的麼？

伯南 是我的月薪加手續費。

雲先 你是說笑話麼？

伯南 也許有一點點。（陸雲先很驚異向後退了一步）我並沒有有一點功勞可以得這筆款

子，是他自己提議送給我的。

雲先 先生！做生意和做大事業的人，本來應該常常裝作饒子，但是像你這樣，未免顯

得太厲害了。

伯南 （傲慢而冷淡）先生！一個不認識的人，稱我為饒子，我實在受不了，同時也太

對不起這屋子的主人，我們不如把話說到這裏為止吧！

（他背對着陸雲先，表示不再跟他說話了。）

雲先 我對於這個人太尊敬了，將來總有一天，你會看見他在監牢裏。

伯南 （很驚恐）在監牢裏？

雲先 你不相信嗎？我是決不告發你們，但是還有五六個人，他們也很知道這件事，並且大家都想參加這件事好分點錢，……這樣便宜的價錢，你也替他簽字，去負這樣重大的責任，拿自己的性命名譽開玩笑，真是痛心極了！

伯南 嗚呀！先生！據你這樣說，這件事好像是一件極不正當的事啦！（陸雲先在旁邊冷笑）先生！你如果不把道理說出來，我就對你不起。

雲先 這個老騙子，在他平生所做的一切卑鄙的事裏面，以這個滅火球為最大也最危險。

伯南 你說的「老騙子」指的是誰？

雲先 指我們那位華西銀行的出納主任。

伯南 那一個是華西銀行的出納主任？

雲先 怎麼？你還不知道郭敬亭是華西銀行的出納主任麼？

伯南 我實在不知道。

黃 金 夢

雲先 那你還不知道人家要你做些什麼事啦！

伯南 我還是幫他的忙，祇代替他簽簽字，很簡單的工作。

雲先 很簡單的工作？哼！你這位先生，真是奇怪極了！喂你是從那一行出身的？

伯南 教育界。

雲先 啊！不錯，我應當早就猜中了。唉！老兄呀！你若是知道你從那一個門進來的，你還是趕快滾出去吧！在這裏是沒有你一點辦法的。

伯南

（很忿怒）啊！先生，不能這樣，沒有確實的證據，你不能這樣誹謗人家，你有

什麼理由破壞我的恩人？

雲先

朋友！你的恩人？他是怎樣一個人，你知道嗎？我告訴你，他的出身是一個流

氓，他的現職，

是北大街華西銀行的出納主任，就因為這些關係，各大機關的事

情，或者是所需要的東西，他可以先打聽到，然後再從銀行方面，挪動一些錢，代

辦一切，包辦一切，再借人家的名義賣出去，從中大大的拿他的 Commission，有

辦一切，包辦一切，再借人家的名義賣出去，從中大大的拿他的 Commission，有

時候，他又靠這消息靈通和挪用行款，還來點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的玩意兒。

伯南 啊呀！這是奸商，這是發國難財！他利用行款，經營投機商業；同時又囤積居

奇，操縱物價，難道可以逃得過經濟檢查隊的檢查麼？

雲先 是呀！經濟檢查隊那一方面，總歸是逃不過的，逃得過今天，還有明天呀！

伯南 （生氣）這是最丟臉的事，比做賊還丟臉，也是最危險的事。

雲先 （帶着微笑）唔！這真是最丟臉，也是最危險的事。（停了一刻）假若有一天給

經濟檢查隊把紙老虎戳穿了，那真是性命交關。

伯南 （大叫）有什麼證據？拿來！

雲先 證據？我到很想把你的燈籠點亮，讓你能夠看清楚，不過有一樣，你得依我的條

件。

伯南 依你的條件？

雲先 對了！那就是你不能對人家說，這些話是我說的。

黃 金 夢

伯南 假使是對的，我就不做聲。

雲先 好，你到隔壁房間裏去看看掉上的文件，你祇要把頭一張打開一看……你若不是
一個完全的書呆子，你馬上就會明白的。

伯南 好！但是你要是說了假話騙了我，我馬上就回來把你一脚踢到門外去！

雲先 對！好極了。（趙伯南自左門出去了）唉！這真是一個莫明其妙的書呆子！

（金麗蓮進來了，他看見陸雲先，感到異樣的驚慌，把眼睛四處在望，好像在找趙伯南。）

麗蓮 你又來了，你是覺得良心上有點不安麼？

雲先 不是「不安」金小姐！是一種「遺憾」，我很後悔，不應當跟他破臉的，因為我
以後不能再到這兒來看你，這是多麼痛苦的事！

麗蓮 啊呀！哈哈哈！說得太好聽啦！

雲先 所以我特地回來想跟郭先生講和。

麗蓮 好朋友！講和是不成問題的，你們老早就和好了，我相信你們剛才的爭執，敬亭現在已經忘記了。……但是想把滅火球的事挽回，那就恐怕來不及了，我看他多半是去找別人去了。

雲先 對啦！我也是這樣想。但是他若是找不到人，或是他找到的人不犬安當，我希望你跟郭先生說話時，請他不要忘記我。

麗蓮 那自然！你放心，我一定對他說，並且我很感激你，又來看我。

雲先 金小姐！若是事情沒有挽回的餘地，請你向他說明，我對他還是像從前一樣，絕無一點惡意。金小姐！我遠請你告訴他，他今天對我的態度，雖然不太溫和，可是我們兩個老朋友，是毫無關係的，我絕對不恨他，絕對沒有報復的意思。

麗蓮 報復？你想怎麼樣報復？

雲先 我可以在報紙上攻擊他，或者在我高興的時候，可以寫幾封匿名信寄給他的敵人，貢獻他們一點……金小姐！我不過說我而已，我決不這樣做。

麗蓮 我知道你一定不會……第一個理由，你是一個愛護郭先生的人；第二個理由，你把他的事宜佈出來，與你有什麼好處呢？並且這些事情裏面，你也參加了，而且還是人之一。

雲先 你說的雖不錯，但是有許多事，他並沒有要我參加，外面的人，都也知道我絕對

沒有參加；譬如這次的滅火球；如果發生了困難問題，我預先聲明，這決不是我陸

雲先幹的。

麗蓮 那我完全相信，不是你，你是好人。並且我則強辯你。又來百弊。

雲先 那我很感謝你，金小姐。不要強辯。

(郭敬亭自外上)

敬亭 你還在這裏麼？

雲先 哈哈！老朋友！我正在對金小姐說：假使你還要我的地方，我一直到半夜裏兩三

點鐘，還在東方大飯店裏等你。

(郭敬亭忙着脫外衣，沒有理他，他看看就自己退出去了。)

敬亭 鬼！還想來談滅火球的事麼？哼！我不再跟這個騙子往來了，我很高興。

麗蓮 你已經把手續弄好了麼？

敬亭 弄好了，一切的事情全都辦妥了！(舉目四顧沒有看見趙伯南)你保舉的那個人，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麗蓮 我想他也許是到辦公室裏面去了罷？

敬亭 這個人很好，我很喜歡他，他真是一個老實人。(趙伯南自內上)好朋友！你來了？

(他走近趙伯南，但是趙伯南反而後退。)

伯南 (大聲)金小姐！你知道郭敬亭是什麼人麼？

敬亭 (驚異)你說什麼？我是什麼人？

麗蓮 開得奇怪！

黃 金 夢

伯南 金小姐！他的事我剛才發現了，你不知道麼？

敬亭 (故作鎮定) 這是開的什麼玩笑呀！

伯南 (更加大聲) 你所信仰的這個男人，他是一個不太可靠的人！

敬亭 你是說我嗎？

麗蓮 趙先生！你說的是什麼？請你想想吧！

伯南 金小姐！請你聽清楚我的話，郭敬亭是一個營私舞弊囤積居奇發國難財的好商！對不起，我現在要向你告辭了。

(他拿着一疊從隔壁辦公室拿出來的文件，並清檢他自己帶來的東西預備走出去。)

麗蓮 你到什麼地方去？

伯南 (向外走) 我到那兒去？你管不着，也許到經濟檢查隊去檢舉他。

敬亭 啊呀！……

麗蓮

趙先生，請等一等！

（她想走過去攔阻他）

敬亭

（對麗蓮）你看，麗蓮！這是你幹的事，是你親手選定的人，選了一個這樣的神經

病！

麗蓮

敬亭，請你走開！讓我們先談一談，等我向趙先生解釋明白。

敬亭

好吧，你去對他解釋吧！（向隔壁辦公室走）但是第一要告訴他，他若是真的給毒

虫咬瘋了，我馬上就用鐵鍊把他拷起來，送到瘋人院裏去，這是很容易辦得到的。

（敬亭走到隔壁辦公室裏去，金麗蓮走近趙伯南，把他手裏的東西拿下來，祇有他

從隔壁辦公室拿來的一疊紙，仍然存在他的手裏。）

麗蓮

（緩語）趙先生！你願意害我麼？

伯南

你？

麗蓮

是，是我。

黃 金 夢

1111

伯南 你跟他是—道的麼？

(金麗蓮裝作要哭的樣子倒在沙發上，喉管中也裝作差不多被氣塞住了。)

麗蓮 是。

伯南 你是他的同黨？天呀！

麗蓮 趙先生！一切的事情，你知道得太早，但是我日後更跟你談的話，你却全不知道。

伯南 金小姐！你有什麼話，你就說吧！

麗蓮 我的歷史，我的可憐的歷史！……郭敬亭是在北大街華西銀行當出納主任，因為手頭可以挪動一些錢，所以又帶做一些生意。

伯南 那是當然的。

麗蓮 後來我的母親死了，我孤獨的在世界上，我就祇好依靠他過生活，因為我父親臨終的時候，委托他照顧我。

伯南 這個我很明白了。

麗蓮 他當時勸我把一切都賣出去，工廠，田地，花園，房屋……我又把我的財產都交給他，於是我的錢就完全歸他經手放了出去，也在做生意。

伯南 啊呀！天呀！你們女人也把你們的錢送到這樣的流氓手裏，讓他來爲非作歹，

積居奇，怪不得物價要天天上漲了。

麗蓮 這些我一點也不知道，有時他祇叫我在紙上簽個字，蓋個章，但是那些紙是什麼

東西，我一點也不明白，我祇知道是跟什麼公司和機關訂的合同。

伯南 你都簽字蓋章了麼？

麗蓮 那還用說。

伯南 那你寧可把你的右手砍掉，

麗蓮 是呀！不錯！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所以才簽字蓋章，像剛才你一樣。

伯南 對的，跟我一樣？但是到什麼時候你才知道裏面的實在情形呢？

麗蓮 知道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伯南 爲什麼呢？祇要自己肯悔過或者是去自首，決不會太晚的。

麗蓮 我本來可以去自首，去告發他，但是我自己也逃不出法網，那一個人會相信我的

話呢？

伯南 金小姐！你祇要把這些實實在在的事情，好好的說出來，像你剛才對我說的一

樣，那就夠了；因爲你這種誠懇的態度，真實的聲調，絕對不會有假，一定可以感

動人。

麗蓮 是，也許會，也許不會；當我看出了他的一切以後，我本應當去告發自首的，但

是現在我是完了，因爲一年以來，他一切欺騙的事，我都參加了，有時是他強迫我

參加的，你以爲我也是他的同黨？……唉！我不是他的同黨，我是一個被害的人，

請你憑你的良心裁判我吧！

伯南 （停了一刻）對啦！這是沒有勇氣沒有決心的大的祕密，也就是他的痛苦！唉！

這是一個萬惡的魔鬼，但是金小姐，剛才你不是把我送到他的魔爪上去麼？這是什麼道理呢？

麗蓮 你沒有懂得我的意思麼？

伯南 我不懂。

麗蓮 一個單身女子，受一個可怕的男子的威脅，她有什麼辦法呢？祇有哭……想找一

個人來救救她。

伯南 救救她？她是誰？是你嗎？

麗蓮 是的。

伯南 (被她瞞住了) 是你？你就找了我麼？我……爲什麼找我？金小姐！你告訴

我，爲什麼找我？

麗蓮 (細聲) 我不曉得。

伯南 你一定知道……你一定知道，快說吧！

麗蓮 好！我說……當我第一次看見你，首先使我中意的是你英俊的面貌……（趙伯南

把身子挺起，現出頗為英勇的樣子）後來，我在你的眼睛裏……看出你對我的同情心，並且有一種追求我的熱情，而又願意盡忠的表示。當時我心裏這樣想：「這個男人，與平常的男人不同……他很樸實，很聰明，很勇氣，又很正直……我若能得到這樣一個好男子在面前，那我就有了保障了，有人幫忙了，也許他會救我。」

（她望着趙伯南）伯南，我沒有想錯吧？

伯南 沒有想錯。（停一刻）好！我一定遵命幫助你，一定不辜負你；麗蓮！你有什麼事需要我呢？

麗蓮 第一點，請你不要做聲，你若是說出去了，我就會受很大的打擊，名譽掃地，一切都完了。

伯南 好！我不做聲。

麗蓮 第二點，你要常常在我的面前，我時時刻刻需要你。

伯南 (志在跳動) 好，金小姐！我一定留在你面前。

麗達 謝謝你 (她握着他的手) 謝謝你！但是你知道我們應當取什麼態度好？

伯南 取什麼態度？ (茫然) 我不知道。

麗達 應當爭取敵人的信任，不要讓他來懷疑我們。

伯南 我剛才對他說了這樣的話，他怎麼能不懷疑我呢？

麗達 不，你聽我說！這是很簡單的，因為你才過這種生活，現在你要忍耐一點，要跟

他合作，好好的幫助他；這樣你才可以取得他的信任，不會又來懷疑。然後再慢慢

的把所做的事調查清楚，把裏面的錯處找出來，你一定找得出的，當你能夠決定

下手攻擊他，不致危害我的時候，你就放手的幹他一下！

伯南 怎麼？我發現了一個這樣的好商，反去做他的同黨？

麗達 是！假使你願意救我，就得要這樣做。

(趙伯南很久沒有做聲，他忽然站起來，大大的嘆息了一聲。)

伯南 啊！這是多麼複雜的事，跟良心多麼相衝突的舉！唔！要是沒有時間讓我把裏面的好歹先分個清楚，再來決定。

麗蓮 馬上就得決定，郭敬亭在隔壁房裏，他一定會疑惑我正把他的秘密說個不停，也許他以爲我在向你提議增加你的薪水，使你對那些可疑的事不再作聲。

伯南 唉！多麼卑鄙無恥的事。

麗蓮 總要找一個事實，使他相信我們的談話，對他完全沒有損害，並且要使他不要發生疑惑，你馬上就得向他表示一種很服從很合作的態度。

伯南 不錯，那是當然的，但是怎麼表示呢？

麗蓮 (假裝思索) 真的要怎樣表示才好呢？

伯南 我看見他，就跟他恭恭敬敬的，對嗎？

麗蓮 那是一定的，但是這這不夠。

伯南 假使我把這些字據都還給他，並且對他說：好！沒有什麼關係。你看好麼？

麗蓮 好極了！但是最好在每張紙上，都簽一個字，蓋一個章，再去還給他。

伯南 爲什麼要簽了字，蓋了章，再還給他呢！

麗蓮 因爲簽了字，蓋了章，可以表示你跟他一道合作，可以打破他一切的懷疑，快快簽字蓋章吧！（她接過他手上的字據）這是什麼？

伯南 這是他買來的，在民中路的八幢房子，預備高價賣給商家做門面，因爲那邊不久就要修馬路把街道放寬，……

麗蓮 請你坐在這兒，坐下吧！……拿了這枝筆，快在這裏簽字吧！再蓋一個章！

伯南 （遲疑，看着金麗蓮）真是爲難極了。

麗蓮 就算教了我吧！（他簽了字，蓋了章，金麗蓮又拿另一張給他）還有一張！（他又簽蓋了）還有一張，（他又簽蓋了）……（當他正在簽字蓋章的時候，燈光漸暗，幕也漸漸下落。）

——第二幕完

第二幕

台上是一間極摩登的新辦公室，在前面右首放了兩張沙發椅子，左邊靠近窗戶的地方，放了一張很大的美國式的辦公棹，正面的牆壁上，開了一扇出入的門，門的玻璃窗上反寫着「經理室」幾個字，右邊又開着一扇門，這是通金麗蓮的住宅，在門與門的中間，放了一個很大的保險箱，牆壁上和裝設普通的滅火器一樣，照樣也裝設了一個「趙伯南式滅火球」，沒有人知道它究竟是預防火災還是做商標的。在辦公棹上，放着一些文具，幾本賬簿，一具電話機，另外還有一個白色的鸚鵡標本。此外還有一個文書櫃，靠壁放着。

幕開時，趙伯南正坐在辦公棹子旁邊的轉椅上，他的面容灰白，像是很憂愁，很痛苦的樣子；他這時候的情緒很壞，就是聽了極細小的聲音，他也嚇得心驚胆戰，忽然外面有人敲門，他更加戰慄起來，不敢作聲，外面的人又敲了一下，他站起來。

伯南 是誰呀？

外面的聲音 我是打字的。

(他走過去，把門門抽開，門開了一半，讓那位矮小的女打字員走進來。)

打字員 外面有一位先生，要會經理。

(她拿了一張會客單，遞給趙伯南)

伯南 (驚愕) 劉宗鐸？

打字員 還有一個年輕的女人，跟他一道來的。

伯南 一個年輕的女人跟他一道來的？他對你說了些什麼？

打字員 沒有說什麼？他們祇等着你接見。

伯南 他的臉色怎樣？很嚴重麼？

打字員 是！他在會客室裏走來走去。

伯南 告訴他，我不在。

黃 金 夢

打字員 好。

伯南 喂！你裝着很誠懇的態度對他說，聲音要放自然些……

打字員 （向外面走）——是！

伯南 啊呀！愛蘭跟他一道來了！

（女打字員又轉回來）

打字員 他說等一會再來。

伯南 不見他，這兒決不會客，決不會客！你聽清楚了沒有？他若是再來，你總說我不在，無論什麼人都不見，你聽清楚了麼？無論是誰都不見，你去吧，不要在這兒，我有事。

打字員 經理！你能允許我搬一架鋼琴來麼？

伯南 一架鋼琴，做甚麼用？

打字員 學學樂音呀！

伯南 在我這兒？

打字員 不是，在隔壁房裏。因為施小姐受了戀愛的刺激，一天到晚很寂寞，不能不想方法使她開開心，她天天喝酒，也就是這個原故。

伯南 不錯！音樂是很好的消遣。假使這個貿易行，是我一個人的，那也許可以允許你；但是這個……我的合作人郭敬亭先生，他一定會反對。

打字員 那就不必談了。

（女打字員下。趙伯南一個人在房間裏，心裏很煩躁，祇在走來走去，他搖頭，嘴裏咕咕咕在說。）

伯南 害人的事，總會報應在自己身上，良心的責備，一天也沒有安寧過……

（忽然電話鈴響了，伯南拿起聽筒，送到耳朵上去，他又用左手捻着自己的鼻子，改變回話的聲音。）

伯南 趙先生出去了。先生……我看不必勞駕了……好，先生！謝謝你。（他把聽筒掛

丁) 是一個新記者。(金麗蓮自右門上)

麗蓮 伯南！你好麼？

伯南 我麼！還好。金小姐！我很感激你，謝謝你對我的好意。但我不會自己的鼻子。

麗蓮 伯南！假使我不歡喜你，我怎麼會把這樣重要的事委託你去經理呢？

伯南 金小姐！我很感激你。

麗蓮 今晚你在甚麼地方吃飯？

伯南 在自己房裏。

麗蓮 唔！有愛人陪着你吃麼？

伯南 金小姐！我有甚麼愛人呢？我祇有孤寂和憂愁。

麗蓮 好！今晚上你跟我一塊兒吃飯吧。

伯南 跟你？

麗蓮 是的，還有敬亭和他的幾個朋友一道兒玩玩，我想一定可以使你開開心。

伯南 請你恕我不必參加吧，因為我不願意看見任何人在前頭。

麗蓮 啊！我請客，你也拒絕麼？

伯南 金小姐！我不是拒絕，假使你允許我，我就可以不來。

麗蓮 假使我說，我很高興跟你談話，你也不來麼？

伯南 金小姐，我也不來！我現在也不會說話了，並且絕對不會使你感到有什麼興趣。

麗蓮 啊！伯南，你又有什麼事不高興呀？

伯南 金小姐，沒有什麼，絕對沒有什麼！

麗蓮 敬亭對於你的身體很憂慮，你知道麼？

伯南 這是他的好意。

麗蓮 他覺得你瘦了好多……精神也沒有。

伯南 這位先生心太好了。

麗蓮 你有甚麼不快樂麼？這些事你做不慣麼？

伯南 有很多的事，我都做不慣。

麗蓮 喂！你要知道，我是你的好朋友呀！

伯南 是的。

麗蓮 那你還有甚麼不快樂呢？

伯南 (粗暴的聲音) 金小姐！還有「我都知道」四個字。我到這兒來有六十二天了，

但是自從四十三天以後，我知道你在愚弄我。

麗蓮 假使你繼續說這種話，那我也許真的會愚弄你。

伯南 五月十六日那天晚上七點鐘，你請我吃晚飯，所以我到了你的家裏，正坐在那小

客廳裏等你；從那玻璃門後面穿過來的聲音，我聽見你們說的話，真是太可怕了！

麗蓮 太可怕？……

伯南 並且我還發生不少感想，郭敬亭對你說：「我的好妹妹！今天晚上，你爲甚麼

把那個多情的傻瓜也請來呢？」這回答他：「這個多情的傻瓜……與我們很有

益非所以在他的面前，也不得不敷衍敷衍他。」所謂多情的傻瓜，就是指我，至於「好妹妹」這句話，很可以明白你跟郭敬亭的關係，到了怎樣的程度。

麗蓮：「伯南！假使你當時沒有馬上就明白，你不是給我瞞了麼？」

伯南：「怎麼不是你瞞了我？……」

麗蓮：「真的瞞了你麼？」

伯南：「你不能不承認。……」

麗蓮：「你還有甚麼話呢？」

伯南：「……」

麗蓮：「這件事又可以證明，在門背後偷聽是毫無益處的，我以為你絕對不會這樣下流，

我覺得去偷聽人家的話，是一種很不好的行為，並且我這件事，人人都知道的，有

甚麼值得大驚小怪呢？」

伯南：「唉！金小姐！假使你不這樣騙我，你相信我會做這樣的壞事麼？唉！你把我送進

你們罪惡的圈子裏。

麗蓮 不對，這是偶然的機會把你送到這兒來的，恰巧在那個時候，我們正在找人，同

時又因為我對你表同情，所以我把這個位子給了你。

伯南 金小姐！那時你若是真心要待我好，你不妨把我推到河裏去好得多。

麗蓮 但是你答應來做這件事的時候，爲甚麼不想想清楚呢？

伯南 是因爲你那一笑，和那兩句話，我才肯答應的。我當時被你的花言巧語迷醉了，

是你的美貌使我相信一切，我以為自己真是一個英雄，被你請來打倒這個魔鬼，救

出你這個被人陷害的美人。：：那時我是在夢中過生活，在狂妄的理想中過生活，

好像在天空中一樣，一切都莫明其妙；但是自從五月十六晚上七點鐘起，我就落下

了地，並且還落在骯髒的爛泥裏面。

麗蓮 據敬亭對我說，你在兩個月內賺了五萬多塊錢，你還想甚麼呢？

伯南 我怨恨我的良心。

麗蓮 啊！管它甚麼良心不良心。

伯南 是它自己釘着我，責罪我！我所犯的千斤重的罪惡，要把我壓碎了。我每天雖然坐在辦公室裏，但是我覺得外面四處都在攻擊我……就是今天早晨，我把身子靠在這個窗子上，還看見外面有二架救火車走過去，車上的人，有好幾個都是拿着滅火球的；在球的上面，漆着一塊商標，「趙伯南式」幾個銀色的大字，太陽照在上面，發出反光射着我，使我非把眼睛閉上不可；我就向後面一退，把窗子關了；可是救火車機器的聲音，還是送到我的耳朵裏來，你知道這些機器，對我說些什麼話呢？它們在說：「騙子！趙騙子，趙騙子！」

麗蓮 可憐的朋友！你瘋了，快把這些幻想告訴郭敬亭。最壞了，伯南！讓郭敬亭、滑裏派伯南 何必呢？我自己也知道這是幻想，但是它白天和夜裏，無時不在我的腦子裏面痛苦我。

麗蓮 這是因為你住在這兒像囚犯一樣的關在房呢，你應當乘這個好境過去看看朋友，

多出去走走！

伯南：出去走走？金小姐！你以為我還有臉見人麼？

麗蓮：同見不得人？他們有什麼不同？還不是一樣的在幹這些事！（她呆呆地望着他，看見他的筋在亂動，更加驚奇）不錯！你的樣子，像是瘋了；伯南！聽我說，你現在有病，你願意到鄉下去住幾個禮拜麼？我可以把情形向敬亭說明。

伯南：不去，不去！金小姐！我情願待在這兒等着。

麗蓮：你想等甚麼呢？

伯南：（很莊嚴的樣子）等那要發生的事情到來。

麗蓮：（憂急）你把我們告了麼？

伯南：啊呀！沒有。我並沒有這種勇氣，把你們的事說出來，這就是宣佈了我自

己的醜。並且還有你在裏面，我怎麼會去告發你呢？

麗蓮：為甚麼不可以告發我呢？

伯南（粗暴）唔！金小姐！你不要裝個吧！我對你的好感，你自己知道還在我之先，

並且還利用了我這種好感，把我陷入今天這種痛苦的境內，你看我蠢到這般地步，

我雖都知道，但是我的心還是不死，我恨你，却又愛你，……我知道我為甚麼要恨你，但是我不知道為甚麼要愛你……在我些不幸的事和怨恨裏面，我唯一的安

慰就是永遠的愛你。

麗蓮（出神的默想了一會）你雖瘋了，但有時你還說出些很可愛的話。

伯南（皺着眉很冷淡的說）是很可愛嗎？

麗蓮 很久我就等着你這一下，……因為我知道總有一天，你會知道實在的情形；我常常很憂愁的想到，趙先生知道了會怎麼樣呢？

伯南 金小姐！你看，我瘦得這樣了，我所能做的就是如此。

麗蓮（很誠懇）伯南！你不知道有時我也很後悔……

伯南 那有這回事。你有甚麼後悔？你已經達到了你的目的，得到了一個男子，你可以

借他的名字用，並且他在你的面前很服從，很懦弱，因此你就賺了大錢，在你的愛人面前，過那奢侈的欺騙的生活，你愛的這個男人，是一個可惡的流氓，是個惡濁的好商，是個大騙子，將來總有一天他會喫官司，坐監牢的！

麗蓮 你想錯了，你想錯了！他決定不會去喫官司坐監牢，並且我也並不愛他。

伯南 你不愛他？

麗蓮 啊！伯南，你是做夢麼？

伯南 你既不愛他，爲甚麼又同他好呢？

麗蓮 因爲他給了我一種高貴的生活呀！

伯南 高貴的生活？哈哈！你不過是一個人家租下的女人罷了！

麗蓮 哦！我也是跟一切的女人一樣，有一個丈夫，或是一個姘頭，有甚麼多大的區別

呢？

伯南 你不愛他愛誰呢？

麗蓮 誰也不愛我。該幹這幹的……

伯南 你也許在年青的時候受過失戀的刺激吧？

麗蓮 不是，愛情從沒有使我失望過，我也從沒有追求過他。

伯南 那你從沒有愛人的心麼？

麗蓮 我沒有時間講戀愛，我的憂愁事情太多，你以為一切的人，都有你這樣的好機會麼？當然不啦。……

伯南 我的好機會？不，黃金不許我與幸福。

麗蓮 當然是好機會呀！你自己還沒有想到，鈔票就跑到你的口袋裏來，並且你連一種歡迎它的勇氣都沒有，……你看我，我要把它賺來，並且還要很快的賺來，不然我就死在我的慾海裏面，你還要知道，走這條路也不是容易的，人家不會白白地送錢給我；（粗暴的聲音）實在講起來，你有甚麼可以責罵我的地方呢？你罵我沒有丈夫麼？唉！若是在二十歲的時候，遇到一個有錢的人他要跟我結婚，那我當然是很

願意的，但是我那時候，是一個窮人，誰願意來向我求婚呢？那時雖有一個鐵匠的兒子，一個賣報的人，還有一個理髮匠，向我要求過，我若是跟他們結了婚，我現在成了甚麼樣的人呢？一定是一個未老先衰的管家婆，牙齒也黃了，手也弄粗了，你看看我現在的牙齒和手呢？

（她把自己的牙齒和手給趙伯南看）

伯南（細聲的說）不過黃金不能造成幸福。

麗蓮當然不能。但是它可以从那些造幸福的人手裏，把幸福買來，你看我，我所希望的都有了，我所慾望的都達到了，這些事，我本無須向你辯明，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把這些話都說給你聽。

伯南這也許是你跟我情感太好的關係吧！

麗蓮對啦！我已經對你說了，並且這是實在的。

伯南也許有一天，這種感情會……

麗蓮 伯南！我把事情再說得明白一點吧。是的，我很喜歡你，因為我看出你是一個高尚的人，很偉大的人，而且是跟我父親一樣的老實人……他也祇有一個小小的位置，比你從前的事還要小，他也像你一樣，很忠實地盡職……他死的時候，我很窮……你看，這是我對你的感情，這是純粹的感情，並不是愛情……我就很想愛你，我也不許我來愛你。

伯南 爲什麼呢？

麗蓮 因爲你是一個懦弱的人，並且很容易受騙，人家說什麼，你就相信什麼……我需要一個男子，在生活上拖着我去，你自己也是一條拖船，祇能被人家拖呀！

伯南 哈哈！假使你知道我的真像，我是個多麼有勇氣有魄力的人……

麗蓮 不對，你說的話聽得很聽，但是不一定靠得住，因爲你腦筋裏的幻想太多，你聽

見那些救火車說語；我祇要來你的友誼，祇要我瞭解你的真像。現在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希望你學學社會上的生活，我也願意盡力地幫助你，使你能徹底明瞭。

伯南 在你今天未到這兒來以前，我是又恨你，又愛你！現在你雖對我說了這些話，使我完全絕望，但是你過去對我所做的一切，我都甘心情願的原諒你。

麗蓮 伯南！我所做的並不是壞事呀！

伯南 那是不對的，不過你既是以好意做的，我說給你聽吧！我所守的祕密是我……

（郭敬亭進來了）

敬亭

伯南！沒有什麼事麼？

伯南 沒有什麼事，主任。

敬亭

有一位先生，叫做雷振南的，他沒到這兒來麼？

伯南 沒有，沒有人到這兒來。

敬亭

等一會一定有人來的，這一件事歸你去辦，這是頭一次，所以選了一件極容易的

事給你，我又看見你常常發悶，所以我就選了這件有趣的事給你去做。同小小的

伯南

那好極了，主任。

敬亭：雷振南今天一定會來看你的。

伯南：那很好，主任。

敬亭：

你知道嗎？雷振南是東方大飯店的主人，他的生意真是好極了，什麼咖啡啦，洋酒啦，每天就要賣去很多，這些東西，在仰光他本來就進了一大批，不說夠他三五年之用，至少也夠得上兩年呢！

麗蓮：

敬亭：

但是現在，因為滇緬路的軍運忙碌，這些奢侈品，財政部又禁止進口，所以他所需要的咖啡和洋酒，在仰光買進來的，不能運進來，而在市場上，大宗的買賣又正缺貨，雷振南他跑來要求我，要我把上個月從臘戍運進的分讓一些給他。

伯南：

敬亭：

我回答他說，我沒有時間管這件事，要他來找你想辦法。他等一會就會來看你，請你接見他，你對他說你能夠辦到，價錢呢？不管它是整箱的，也得照市面上的零

售價計算，此外他得花點手續費，沒有一萬塊錢的手續費，是沒有辦法的。

伯南：價錢照市面上的零售價計算，另外還得要手續費，這……；我用什麼理由來向他

要錢呢着？

敬亭：用不着什麼理由，你向他要一萬塊錢就是，他一定會給你的；等到明天早上，我

還要想辦法把市面上的零售價提高，還有白龍咖啡館……

伯南：白龍咖啡館又怎麼樣呢？

敬亭：他也會來找你，同雷振南一樣，也要一萬塊錢的手續費，白龍咖啡館之後，還有

幾處地方，也會來找你；我相信這一點點咖啡洋酒，我們全部拋出的話，至少也有

五十萬的進款，另外加上那批五金電料啦，滅火球的進款，靠近五百萬的數字，那

是不成問題的。有了這五百萬作底，我就可以把銀行裏唐經理一千萬的棉花和棉紗

買下來，因為現在又快到冬天了，本來嘛，唐經理的花紗，在這個時候，他是不肯

拋出的，可是他近來手風不好，昨天晚上就輸了兩千萬。（頓伯南笑）怎麼？你覺

得這是一件好笑的事麼？

伯南 是很好笑，老兄和刻。誰敢入你這面牆了。

敬亭 好吧！你就痛痛快快的說，奉送兩萬，請不吝來，替我辦好這筆賬目。

伯南 一定要我接見雷振南麼？

敬亭 當然的。伯南！非你接見他不可，你在這裏已經兩個多月了，應當開始做點活動的工作。本來你祇要替我簽字就很夠了，但是我看你坐着沒有事做，是很不好的；我想把你訓練出來，訓練成爲一個很內行，很精幹的同事，將來還有許多許多的錢好賺，並且不久我也許會當銀行裏的協理呢！我還有大事業要跟你合作。

伯南 主任！你待我太好了。這與雷振南真是一筆錢，請替我辦好這筆賬目。……

敬亭 打個電話給光明電料行，問問他那邊的錢，是不是馬上就送來？

伯南 郭先生已經送來了。

敬亭 在什麼地方？

伯南 在抽屜裏面。

（他開了抽屜，把支票拿出來。）

麗蓮 你爲什麼不早點說出來呢？開出支票來？

敬亭 馬上就得去存銀行，存在興盛銀行裏去，這是我替你開的新戶頭。……還有，

你帶便到長江大藥房去一趟，對李經理說，昨兒個我和他談的那批西藥，已經沒有

了。

麗蓮 怎麼？我們那批西藥沒有了？

敬亭 不是沒有，這批貨，我暫時不打算拋出去。

麗蓮 爲什麼？

敬亭 這西藥的價，天天看漲，等些時再說，說不定我還得等到明年這個時候。

伯南（嘆息）明年這個時候？那病人可就倒霉了。

敬亭 病人？我們是將本求利做生意，死人都管不了，還說病人！（打開皮包，拿出送

款簿）這是興盛銀行的送款簿。

伯南 好，郭先生！馬上就去嗎？

敬亭 當然立刻就去。

麗蓮 長江大藥房就在新民路，這銀行也離得不遠，就在新民路的轉角。

伯南 好，郭先生！要我送去存麼？

敬亭 當然是你送去存。……

（伯南拿了支票和送款簿，咳嗽了幾聲，戴好帽子，很蹣跚的走出去了。）

敬亭 他還是跟從前一樣的傻，……

麗蓮 他慢慢地可以變好的，我們以前所等着的那些話，他剛才都對我說了。

敬亭 唔！

麗蓮 有很久他就明白了，我真是想不到，他有這樣的進步。

敬亭 你看他將來會去告發我們麼？……

麗蓮 我看現在……他是沒有問題的，我最怕的是那個小鬼陸雲先。

敬亭 你看見他？

麗蓮 今天早上我看見他。

敬亭 他對你說了些什麼？

麗蓮 他祇含含糊糊的說，用這種不靈敏的人，做這樣精細的事，是很危險的，並且又

向我聲明，如果發生與我們不利的事，絕對不是他幹的，你不怕這一方面麼？

敬亭 唔！一點也不要怕！他是表示他也跟人家一樣的有手段，想掙掙他自己的面子，

所以就說出這些話來。

麗蓮 你不怕他寄稿子到報館裏去麼？

敬亭 怕什麼？凡是規規矩矩的報館，都不會登載這些來歷不明的新聞的。哼！這種事

情，幹的人多着呢？那一個我不清楚。

麗蓮 你不怕人家寫匿名信檢舉你麼？

敬亭 唔！小妹妹！問題沒有這麼簡單……

麗蓮 唔！簡單？最近在報紙上不是登載過，某銀行的高級職員，假設天成澱粉廠的名

號，囤積麥子一千石，陰界士林布五百疋，給經濟檢查隊查到了嗎？

敬亭 那是老李自己不小心……

（郭敬亭出去了，金麗蓮單獨的在那裏，她把棒上的紙條看了一遍；忽然聽到外面

有奔跑的聲音，和極慌亂的驚擾，趙伯南到了通金麗蓮住的那幢房子的門口；他面

色蒼白，呼吸急促，態度極倉忙，他又跑到窗子面前，低着頭向街上看。）

伯南 （他把所有的門都鎖了）逃脫了！……

麗蓮 （很驚慌）什麼事？……

（趙伯南喘息不止，面色灰白，倒在一張沙發上）……

伯南 啊呀！我的天呀！我老早就知道這是一定不能免的……但是總不應當……哈哈！

（他差不多要昏過去，他自己倒了一杯茶，戰慄地喝了。）

麗蓮 伯南！什麼事？……快說呀！

伯南 （低聲）他們跟着我……他們在這裏偵察我有十五天了。……祇要我走過門口，

那個暗探，他的上身祇穿了一件灰布大褂，很鬼的向我這邊走過來，可是我老早就知道了，我沒有回頭去望，就逃脫了。……那一羣人就來追趕我，但是我像長了翅膀一樣，飛也似的逃走了！我穿過了幾條巷子，爬了幾個坡坡，他們找不到我，……後來我就跑到你的走廊上，……現在到這兒了……暫時逃脫了。啊呀！

麗蓮 神經病！這樣的胡言亂語，是不能繼續下去的，這是你的幻想，沒有什麼要緊；可是你這種幻想，會引起亂子來的。

伯南 金小姐！你不相信，你親自來看看吧。（他跑到窗子前面，很小心地把窗帘撥開

）金小姐！你看他又在那裏……

麗蓮 呀！你看見什麼呀？

伯南 那個大塊頭，穿着灰布大褂的，手裏還拿着兩個很大的核桃……

麗蓮 甚麼？這是在那邊路角上開香烟店的老闆。

伯南 (放下窗簾)不是……：他不像香烟店的老闆，決不會這麼神氣的。

麗蓮 不是他是誰呢？

伯南 (說不出的樣子) 瞎探！

麗蓮 你看他的態度是在注意你麼？

伯南 就是他的樣子太不注意我呀！他從來不把頭對我的窗子看。金小姐！你聽清楚了麼？此外還有一個假裝修洋傘的人，也時常在這門口出現，那些在街上賣唱的人，每天也總有五六個經過這門口，這是很明顯的。此外還有些事，你是不知道的，一直到現在，我還是把那些快要臨到的危險的徵象瞞着你。

麗蓮 假若真有不好的現象，你爲什麼要瞞着我呢？

伯南 因爲我覺得不應該告訴你，也不應該說給郭敬亭聽；你看，這是我上星期接到的一封信。

麗蓮（接着信唸）趙伯南！火爐裏面生出火來了！偵緝隊的眼睛，一切都看清楚了！

：快把這塊骨頭放下吧，不然你就會像一隻老鼠，落到籠子裏面去！署名是一個朋友。這是一封匿名信寫來開玩笑的，我不許你用這種無意識的蠢事來吓唬我，這真是荒唐極了！

伯南（他拿出一小块剪下來的報紙）這個呢？：：早兩天我在正言報上面看到一段新聞，一個貿易行的黑幕：（讀）（本報訊）本市某私人銀行高級職員某，利用其社會地位與職務上之便利，挪用儲戶存款，假借私人名義，設立行號，大量囤積居奇；並購買某國某種貨品，更換商標，冒稱該行出品，濫請專利，獲利甚厚。又本案中出借姓名者，原為一窮小學教員，因品行不端，妨礙風化，被學校當局開除云。

麗蓮 你把這些事告訴郭敬亭沒有？

伯南 沒有。他的罪過，等他去受吧，我也逃不了的。金小姐！還有一件事，昨天早上，就在這門口，正在這個行的銅牌子對面，有許多人停在那裏看：：有一大羣

人，他們大聲叫喊，他們舉起拳頭：

麗蓮 你真的看見麼？

伯南 真的！當我走近窗子前面，他們的喊聲，更加厲害；金小姐！這不是幻想，是我
的的確確看見的，社會上的人，快要攻擊我們，現在是我們逃走的時候了。

麗蓮 逃走？那是絕對不能的！

伯南 想不受處罰，也是絕對辦不到的，這種結局是不能免的。因為社會是有組織的，
有了罪過，必定有處罰；假使你以後還有機會在社會上生活，你不要忘記，祇有一
條路好走，就是那條正當的路。

麗蓮 你有神經病，我變了蠢貨來聽你說這種話，至於你說，你聽見許多人……

伯南 他們在外面喊：「趙伯南……真不要臉！快去叫警察來……以後就……唔！哈
哈！夠了吧！」

（忽然那同樣的聲音，又在街上喊起來。）

外面的聲音：「呀！呀！沒有什麼好笑，……這是不要臉的事，快去叫警察吧！」

（金麗蓮驚呆了，她走近窗子前面，她又後退，她十分的害怕。女打字員面色灰白，開門引了一個警察進來。）

打字員 先生！警察來了。

（警察跟着女打字員進來，伯南見了他，往後倒退了一步，警察舉手行禮。）

警察 對不起！（回頭對門外）小姐！你進來吧。……怎麼？你不進來？

伯南 （勉強鎮定）什麼事？

警察 這是你用的女職員，她在窗口上，對外面的人叫喊，昨天上午就開始是這樣，我昨天在這門口走過，看見她把自己的胸部脫開來給人察看，不是完全的露出來，祇露出胸部，我是說一對奶子；當然有許多人圍上來看，並且還有些人拍掌，我就把這種情形，報告我們的局長。他對我說：不要鬧笑話吧！這是趙工程師的事務所，就是發明滅火球的趙伯南先生，在窗子上的那個女人，也許是故意要她在那裏裝怪

樣子做廣告，這是美國的新法子。……但是今天上午，我又看見她在那裏，不過這一次，我看見她喝了一瓶酒；因此我就明白了她是喝醉了酒，才做出這些事的，所以我就跑上樓來告訴你。

伯南 我很感謝你。

麗蓮 你打算把她帶去麼？

警察 沒有，太太。

伯南 喂！警察同志！請你告訴我這件事以後還有什麼麻煩麼？

警察 以後還有麻煩？……唔！以後如果還是這樣……麻煩……總是麻煩的……

（警察向趙伯南敬了一個禮出去了，麗蓮和女打字員亦隨後出，徐壯飛，一個穿西

裝革履三四十歲的人，忽然不等通報走進來了。）

莊飛 我想跟趙伯南先生談幾句話。

伯南 先生！我就是，你有什麼事？

壯飛 沒有什麼事，今天不是我有事來找你，我是爲了你的事而來的。

伯南 先生！我應該感謝你，但是我還沒請教尊姓大名……

壯飛 我姓徐，名字呢？那沒有什麼關係，可以不必問，在前天的報紙上，有一段新

聞，把你先生做的事，說得很明白，我想你先生一定看見了。

伯南 不錯。先生！我雖然沒有做過甚麼妨害風化的事而被開除，但是那上面所指的小

學教員，好像是說我。

壯飛 那我相信沒有這種事，這是報館裏的記者喜歡「畫蛇添足」……但是你所賣出的

那些滅火球，上面標着「趙伯南式」，那總不能說是沒有的事呀！這些東西，據我

所調查的，是蘇聯一家化學工廠的出品，你們拿來改換商標，假冒仿製，就算是你

發明的。先生！這些事情，正言報方面，都詳細的調查清楚了，在明天的報紙上，

又會把這件事的詳細情形，整個地宣佈出來，這就是預備明天發出的新聞，我把它

帶來了，請看吧！

伯南 先生！這真是個奇蹟。……

（他展開一張紙遞給趙伯南，在頭一段上，標了一個很大的題目：「趙伯南式滅火球的黑幕」，伯南接着那張紙，很惶恐地在看，那來客則仔細地注意他的表情。）

壯飛 四十多行不能辯駁的證據，兩萬份銷路的報紙，明天清早就會散給滿城的居民。

伯南 先生！這些人爲什麼要這樣毀壞我呢？

壯飛 （振作神情）先生！新聞界的天職，第一是監視道德的廉潔，第二是有聞必錄。

。我並且可以說，這兩點是報紙存在的唯一理由，現在我告訴你，你去想想吧！

伯南 這件事雖然有害於我，但是我還是感謝你來告訴我的好意。

（停了一刻）

壯飛 你沒有什麼話要對我說麼？

伯南 沒有。先生！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壯飛 （用溫和的聲音慢慢地說）我很認識報館裏的總經理費家麒先生，你沒有事託我

對他說麼？

伯南 請你告訴他，他是對的，要他本着他的天職去做吧！

壯飛 呀！呀！趙先生！你過細想想，這件事公佈以後，說得起碼一點，你的名譽是完了的，名譽是人生最寶貴的東西，你難道就坐視不顧嗎？費家麒並不是一個蠻不講理的人，是很容易說話的，你用一種舉動可以感動他，趙先生！你應當怎麼做，你一定猜得着的。（他順手從寫字台上拿起一柄裁紙刀在手裏玩弄，他說話的意思，是叫趙伯南出點錢，以爲破案後的證據，但是伯南誤會了他的意思，同時看見他手上的裁紙刀，以爲是叫他自殺。）

伯南 先生！我不敢了解你的意思。

壯飛 （帶着微笑）趙先生！請你大胆了解吧！……

伯南 你相信我做了「那種舉動」，這份報紙就可以不發出去麼？

壯飛 我可以以人格担保，一定替你葬到土裏去，而且是頭等葬法。

伯南 頭等葬法？……（驚駭）

壯飛 呀！呀！快些決定吧，決定這樣做吧！

伯南 (嚇昏了)馬上就做？

壯飛 愈早愈好。

伯南 怎麼！在你的面前？

壯飛 對啦！不錯。

伯南 你想在這裏送我的終麼？

壯飛 (擲下裁紙刀)唉！誰要你去死呀！這是我常常對他們說的，何必自殺呢？你將來

不是跟人家一樣，總有死的那一天的，快不要這樣想吧！他們天天喊自殺自殺，但

是這種話，可以安慰他自己嗎？

伯南 (不以爲然)先生！你知道麼？這種自作聰明的話，一點意義也沒有，不錯！我是

犯了很大的罪惡，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承認，我是應當受罰的……

(郭敬亭進來，他望了趙伯南一下，再望望那位陌生的來客，然後再對趙伯南。)

敬亭 什麼事？

伯南 這位徐先生，他知道了我們的祕密，他在這兒逼我自殺。

敬亭 真的嗎？

壯飛 (走過去) 不是，我是說……

敬亭 多少？

壯飛 五萬塊錢，包在我身上。

伯南 (他把那張報紙遞給敬亭)

敬亭 怎麼？先生……

伯南 你不要做聲，好朋友，你去坐着吧。(他把那張紙看了一看) 好，費家麒知道這件

事，我也在裏面麼？

敬亭 他知道的，但是他對我說，祇要我來找趙伯南先生。

伯南 那他真聰明。(他走到寫字拍旁邊坐下來，拿起電話聽筒，撥動號碼) 哈囉！我

報 要找錢家驥先生說話。——

（對壯飛）喂！好傢伙，你敲竹槓，不是第一次麼？

壯飛 （不滿）呀！先生！你看我的樣子像一個初出茅廬的人嗎？從民國十四年起，我

就幹這個玩意兒。

敬亭 呀！這是一件很好的事。

壯飛 這樣的案子，在我手上經過的，至少有四十多件，從沒有聽見他們說過一句不客

氣的話。……並且，那個時候，我的態度，還沒有今天這樣老練呢！……

敬亭 哈哈！……（又對壯飛）態度沒有關係，最要緊的是胆子大。……

壯飛 去唔！先生！不要相信太過吧！我看態度是很要緊的。……

敬亭 （向電話筒）喂！你是家驥嗎？我是敬亭，好久沒有見面，你好呀……喂！我

告訴你一件事，有一位徐先生到我這兒來，他說是你叫他來的，我覺得你來應該恐嚇

一個老朋友。……怎麼？你不知道？算了把（老兄又何必裝腔賣臉？好像在你的報

紙上，早幾天還……喂！請等一秒鐘……（對伯南）快拿卷給我看，（伯南遞上卷）

卷）喂！有一件短短的故事，我想告訴你，（他拿出一張紙在唸）民國十七年十一月間，無錫城裏有一家印刷店的學徒（即我爹頭）把他主人銀箱裏的鈔票，偷了逃走，在民國二十年一月二日，這個學徒被無錫地方法院判處徒刑十三個月……這位學徒，也許你聽聽吧！你看！這真是奇怪的事。噫！好！好！……是一個小小的誤會，當然……我們是很老的交情，對啦！喂！你的小寶貝的病好了沒有？……不錯的，他們這種年齡，是最容易生病的。……再會吧，等一會見！（掛上聽筒，對壯飛）已經解決了，不管是你自己來的，還是他叫你來的，都得請你走！

（他起身）

壯飛

（微笑）先生！這真是解決得好，恭喜恭喜！我現在祇好回去取……

敬亭

當然呀！

壯飛

但是我還想請求你一件事。

敬亭 什麼事？

壯飛 你剛才唸的那張紙，關於魯家的事，你能允許我把那上面的話，都抄下來嗎？

敬亭 好傢伙！你的胆子真大呀！

壯飛 你既然不允許，我們就不必談了。

敬亭 聽着，還有一句話告訴你！（他把壯飛攔到門口去，對他細聲說）請你裝着走出去！

壯飛 爲什麼？

敬亭 因爲你要把背對着我，我不能不踢你幾腳。

壯飛 很好，很好！……

（他向後退着出去了，剛剛到了門外，就逃走了。）

敬亭 解決了，沒有事了！

伯南 真的解決了，沒有事了？

敬亭 以後如果有這樣的流氓來找你，你對他說，等我在這兒的時候再來。

(他從通金麗蓮那邊的門走出去，趙伯南一個留在那裏，不一會，劉宗鐸上。)

宗鐸 (很親密) 伯南，好呀！我非常歡喜，今天能看見你，我真高興極了。

伯南 校長你好呀！

宗鐸 我來拜望你多次了，但是你常常不在家，我很知道的，因為你現在忙於事業呀！多麼大的事業呀！

伯南 不錯，多麼大的事業，有人對你說過麼？

宗鐸 當然啦……現在是轟炸時期，警報多，敵機天天來炸，每炸一次，就免不了要火燒房子；當我每次從防空洞裏走出來，或是在我的辦公室的窗口，看見一些救火車走過，車上的人，都是拿着你發明的滅火球；在球的上頭，你的大名——「趙伯南式」——這幾個字是銀色的，多麼的光亮呀！伯南！當它經過我的面前，窗口的時候，我總是立正起來，對它行禮。

伯南 這又何必行禮呢？

宗鐸 哈哈！你還是跟從前一樣地謙道，但是你不能禁止你的朋友們替你喜歡替你光耀呀！哈哈！我們談到你多少次了，你還不知道呢？……昨天我們學校裏開訓育會議的時候，我又提議，請你做發獎委員會的主席，他們全體都贊同，並催我趕快來徵求你的同意。

伯南 我當主席？……

宗鐸 那一定要請你當，並且我還想請你……請你發表一篇很好而又動人的演講。

伯南 不成，絕對不成！……並且一直到現在，我們兩個人中間，有一個很大的誤會。……但是我知道，你是一個年高德劭的人，我應當把實在的情形告訴你，可是請你担保，永遠不把我對你說的話，說給人家聽。

宗鐸 承你看得起我，把祕密的事情告訴我，我以人格担保，一直到死，絕對不說給人家聽。

伯南 我不是一個正經人了。

宗鐸 呀！呀！你說什麼？……

伯南 我的名字，借給一個銀行職員來囤積居奇，我現在也跟着做了一個囤積居奇，仿造假冒的好商了。

宗鐸 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

伯南 這是真的，沒有錯？我也已經向你說了。

宗鐸 伯南！你也喜歡聽這種無稽的謠言，並且你還常常把它放在嘴裏說。……但是我現在跟你說一句笑話，你真是郭敬亭的情名人麼？

伯南 是呀！

宗鐸 談到這個，我還有一句有趣的話告訴你，你是一個泥做的人，他是一個鑄做的人。（他笑）就是說，你沒有一點危險，泥人有鐵人做保障，還有什麼危險呢！

伯南 我並沒有發明什麼滅火球，這是蘇聯一家化學工廠的出品，最初祇是改換它的商標，後來是仿製；到現在，因為原料進口困難，裏面的水沒有了，祇是水。假如

要試驗的話，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

宗鐸

唔！假使有人來對我說，我就回答他們，說我親眼看見你從前在課堂裏，天天拿些藥瓶子啦，玻璃管啦，在倒來倒去不停的研究。

伯南

你真的看見？

宗鐸

差不多是真的。……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需要我的時候，我就可以來證明。哈哈！你賺了很多錢了吧？

伯南

太多了。

宗鐸

哈哈！這句話說得真好：「太多了」！……你真是一個奇怪的人。伯南！我老

早就知道，我在家裏吃飯的時候，我就說過多少次：「這個青年，他太聰明，他的

志氣太高，將來一定會離開我們：……我常常對我的內人說：「他若是真的要走，

我祇好讓他自由罷」。伯南！你那天離開學校，我沒有裝作客氣的樣子拖你轉來，

這純粹是友誼太深的關係。（稍停）今天我特地到此地來，有一件事要跟你談談。

這件事久就在我的心上了，伯南！我是一個父親，而且是一個糊塗的父親。……

唉！多麼的糊塗呀！

伯南

怎麼，劉小姐生病了麼？

宗鐸

啊呀！伯南！她的命運，還會引起你的興趣麼？她得了一個不可醫治的毛病。

伯南

是肺病麼？

宗鐸

不是，是心病！

伯南

那應當去找一個醫心病的專家看一看。

宗鐸

那位醫生，就在我的面前，是，是……哎喲！前幾個月，當你還在學校裏的時

候，你常在走廊上，一面想一面走，你的心思完全迷在科學上，因此你沒有看清你的週圍，也沒有看見這個可憐的女孩子的心。

伯南

是你女兒的心麼？

宗鐸

愛魔在那時候就上了她的身，當時我這個糊塗的父親，我沒有明白……但是從你

動身之後，她的態度，把我的心急碎了。她天天躲在房裏呆想，她漸漸的瘦了，：到了昨天，她才把實在的話，完全告訴我，：：這是我做父親的誠懇的向你表白。：：：

（他在口袋裏，掏出了一方小手巾，拭去了他那差不多要流下的眼淚。）

伯南（突然）唔，不成，不成！不要這樣：：

宗鐸 唉！不要說沒有挽救的話，：：她已經來了，在外邊等着。

伯南 跟你的女兒結婚，我不是向你請求過麼？你給我的答覆，是把我趕出了學校。

宗鐸 你向我請求過？跟我的女兒結婚？

伯南 是呀！

宗鐸 我十二分同意！我十二分同意！

（他身上像長了彈簧似的，一下就站起來向外面跑。）

伯南 劉先生！：：：

(劉愛蘭的頭髮剪得很短，臉上擦着紅粉，裝飾得很美麗，像獻給一個富人一樣的走進來了；細細的眼睛垂下望，趙伯南的心在跳。)

愛蘭 趙先生好呀！

伯南 ：

愛蘭 我很高興，因為知道我們的事，最後還是會成功的。

伯南 請你允許我問你，你說的是指什麼事？

愛蘭 爸爸沒有告訴你說他同意麼？

伯南 什麼事同意？

愛蘭 對於你所請求的事。至於我，我本不應當馬上就說「好」。但是我不願使你憂愁。

我還是告訴你「好」！

伯南

劉小姐！我有幾句話要對你說，請你不要生氣。

愛蘭

(走近伯南)從今以後，無論什麼話，你都可以對我說，我絕對不生氣。

伯南 不錯！有一天，我向你父親請求過，想跟你結婚，被他拒絕了；自從那時候起，我就沒有機會，也更沒有意思再談這些事。

愛蘭 我不懂你的意思。

伯南 劉小姐！請你仔細想想，你一定懂的，我說我現在不想結婚了。

愛蘭 伯南！……伯南！……

（她的手搭在趙伯南的肩頭上，伯南很氣憤的把她拉下來。）

伯南 不要叫我伯南，請你叫我趙先生吧！

愛蘭 唉！……

（她假裝昏倒，趙伯南趕緊就用手扶持她，一想又覺得很難為情，就抱帶扶持把她送到沙發上，她就趁這個機會抓住伯南的衣襟。）

愛蘭 （閉着眼睛）伯南！請放了我，我們單獨在房裏，你不要乘這個機會對我不規矩。

伯南 （捧開她的雙手）劉小姐！你玩的這種把戲，是沒有用的，我並不是傻瓜，請你放

理智些……這對你有什麼好處呢？

（外門有人敲門，她忽然站起來。）

伯南 請進來！

（女打字員進來，她遞上一張名片給趙伯南。）

伯南 好，等一會。施小姐！你不要出去，在這兒等一等。（對愛蘭）劉小姐！我的事情太多，不許我有時間繼續談話，我們下次再談吧！

愛蘭 明天好麼？在什麼地方？

伯南 明天我一定在這兒。

愛蘭 好！我到這裏來，你把鑰匙給我，我到這兒來等你……

伯南 （對女打字員）請你把這位小姐帶出去！

愛蘭 混蛋！你想趕我走麼？

（她打了伯南一個嘴巴，憤憤的走出去，郭敬亭從隔壁的那幢房子走進來，金屬達

（）跟在後面；郭敬亭看見趙伯南挨了一下耳光，回轉頭看看金麗蓮。（）清書看景提拍。
敬亭這麗蓮！你看清楚了麼？這還能繼續下去麼？……

伯南（搶向前）請你允許我向你解釋明白。……

敬亭不必！不要對我解釋什麼？我不在這裏的時候，這裏的事情，金小姐都對我說

了，我看我們還是算罷！

伯南 你說什麼？……

敬亭 現在你怎樣說來假使省立或市立的學校有一個位置，每月一百塊錢的薪水，另外

還有生活補助費和米代金。出來，錢自然會拿來無所關痛。……

伯南 我不去！郭先生！我不去，謝謝你。……

敬亭（詫異）你不去？你想要一筆小小的賠償費麼？……

伯南 不是，我不要一筆小小的賠償費。……

敬亭 那你要一筆大大的賠償費麼？（對麗蓮）呀！他的樣子雖然蠢，但是他的心裏，却

(女打字員很久就在旁邊等看，她此刻又向前走進一步。)

打字員 經理！我怎樣回答那位在外面等着的先生呢？

敬亭 什麼先生？(女打字員把名片給他，他唸)雷——振——南。

伯南 你允許我會他，讓我試試罷！

敬亭 何必呢？還想把這件事弄壞麼？

麗蓮 敬亭！讓他再試一次吧！

敬亭 再要他去做，太危險啦！

麗蓮 我請求你允許他吧。

敬亭 好吧！結果如何？你在八點鐘的時候，用電話通知我，我在馬一山的公館裏打

牌。

麗蓮 不錯，馬檢察官正等着我們呢？

伯南 (驚嚇) 檢察官？什麼事？

黃金

敬亭 等我們去吃晚飯，有什麼別的事呢！

（他們出去了，伯南看着他們的背影，搖搖頭；然後轉過身來，向女打字員走過去。）

伯南 去叫雷振南先生進來！

（女打字員出去了，他就走到一張沙發上坐下來等雷振南，燈光漸暗，幕閉）

——第三幕完。

敬亭 伯南！

敬亭 伯南！

敬亭 伯南！

敬亭 伯南！

敬亭 伯南！

敬亭 伯南！

敬亭 伯南！

第四幕

佈景與第三幕同，不過寫字檯與沙發等類的位置，稍微有點變更，好像這屋子裏已經換了一個主人似的。時間是下午四點半鐘，金麗蓮與郭敬亭都坐在沙發上，面孔的表情，都有點不太高興；他們都在吸香煙，郭敬亭忽然站起來，拿出他的錢在看。

敬亭 他的狗胆真大呀！我對他說，我兩鐘就來，現在已經四點半了。

麗蓮 他要是在什麼地方有事去了，也應當打個電話來通知我們呀！

敬亭 對於你一方面，還可以原諒。因為我們這裏每月的預算會議，他料不到你也會來

參加的。

麗蓮 怎樣？他在我們這裏做了七個月的事，每次開預算會議，我都參加的。

敬亭 不錯！但是你在這兒祇是聽聽吧了，他很知道你是沒有參加的必要的。

麗蓮 在事實上，也許是對的。……那我走開，恐怕還好些。

(她起身表示預備走開)

敬亭 我不敢說要你走開，但是我很希望你走開，看你這種很高興等他的樣子，我有點

吃醋。……

麗蓮 你說的話是對的。(她向外面走，忽然又轉回來，對着郭敬亭發出一種諷刺的微

笑) 你很喜欢我走開嗎？唔！我偏不走！我沒有這

…… (她又坐下來了。)

敬亭 (驚奇) 沒有這樣變？

麗蓮 廣西開金礦的事，你想瞞着我嗎？……

敬亭 (驚呆了) 開金礦？……

麗蓮 你真是奇怪！……你還想否認嗎？……

敬亭 (很誠懇的樣子)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麗蓮 你這樣說，就可以證明你有意騙我，想把我的份子吞了。……敬亭！這是不行

的，我絕對不允許你這樣做。

敬亭 我的好妹妹！我可以發誓，我真的不知道。

麗蓮 你不知道，你在廣西弄了很多山地嗎？裏面有極大的金礦，你真的不知道嗎？

敬亭 我第一次聽見講，是誰對你說的？

麗蓮 要想人家不知道，是很難的。那位西南實業銀行的劉主任，天天早晨到這兒來，

並且還有一位西南建設公司的祕書馬之良；（她指着壁上的地圖）在這張地圖上，

還用紅色的鉛筆畫了一個四方的框框，你以為我沒有看見這張地圖嗎？那你真太把

我當作一個傻瓜了！

（郭敬亭跟着她的手指走近那張地圖，並且帶着很誠懇的驚奇心去看它。）

敬亭 這張地圖麼？我簡直沒有看見過。

麗蓮 （煩燥）唉！這種虛偽，真是再討厭沒有了。

敬亭 （生氣）麗蓮！關於這件事，你說頭一句話，我說不知道，你也來責備我，這真

是再討厭沒有了。

麗蓮 哼！爲什麼不喜歡我參加這次的會議呢？請你把理由說給我聽。

敬亭 這個理由，是很簡單的。因爲趙伯南自從辦好了幾件事以來，他就變成非常驕傲，並且他以爲我們非需要他不可，當我單獨和他說話的時候，即使他說話裏面，有點不客氣，我還可以饒恕他，你若是在面前，很可以引起他更大的驕傲心。：：：有時候他過於自大，弄得我不耐煩，脾氣來了，把他開除也未可知，這不是使他更可憐麼？

麗蓮 （帶着諷刺的語調）你可憐他麼？

敬亭 怎麼不是？

麗蓮 哼！我知道你是怕他！

敬亭 麗蓮！你說話請你想一想再說，我怕我自己用的職員麼？

麗蓮 可是：：：你自己總得承認，你的職員不怕你。

敬亭 他一點也不怕我了，……那是事實。（突然大聲）並且我還要說一句，這是你教壞他的，全是你教壞他的。

麗蓮 是我教壞他的？

敬亭 你借着安慰他指導他的藉口，你到這兒來得太勤快了，你太不謹慎，無論什麼話都和他談，就是他穿的衣服，你也去告訴他，要他怎樣做，怎樣穿……

麗蓮 這是跟我們直接有關係的，一個貿易行的經理，穿得太壞，人家看了要起疑心的。

敬亭 唔！怪不得我有事喊他的時候，用人常常回答我說：「趙先生到西服店試樣子去了」，或是說「趙先生喝茶去了，洗澡去了，聽戲去了……」這不過是些笑話罷了，此外還把他弄得更壞

麗蓮 敬亭！……

敬亭 你教他喫！

麗蓮 是因爲我有時請他喫飯麼？

敬亭 平均每星期總要請他喫兩頓飯，你養成他好喫好東西的習慣，現在他的精神和腦

力都很好，他已經變成了一個要喫好東西的人了。（他又拿出錶來看）這一次，我一定把馬韁繩扯兩下，使他知道我的威風。（麗蓮很奇怪地望着他，他又走過寫字台邊來，雙手交叉着放在背後，突然生起氣來）這個壞蛋，他敢怎樣？……一個窮小學教員，沒有良心的東西！

（趙伯南走進來，他穿一套很合身的西裝，戴着一副時式的眼鏡，很神氣的走進來；女打字員手上捧着一疊文件跟在後面。）

敬亭 （帶着冷淡而威嚴的面容）對不起，告訴你吧！現在已經四點三刻了。我們在這裏等了兩個多鐘頭了，你太不近情理啦！

伯南 （對着敬亭看看，很冷淡的說）請等一等，等一分鐘。

（他走到寫字台旁邊坐下來，接過女打字員送過的文件，一件一件的簽字；麗蓮和

郭敬亭，看得真有點莫名其妙，敬亭用嘴唇向麗蓮表示「等一會，你看我的顏色」

伯南（簽好字，把文件仍然交給女打字員帶出去了）好了，有什麼事？

麗蓮 我們應該預算十一月份的收支，今天已經是十一月四號啦？

伯南（站起來）金小姐！在我的心裏，祇有你，才有和愛的歡笑；至於那種無聊的賬目，真是枯燥無味到了極點，我們不必談吧！（他拿了一份畫報遞給麗蓮）這是美國最近寄來的時髦衣服的樣子，我依照你的話定了一份，……（麗蓮正翻看畫報，他掉轉頭對敬亭）你找我有什麼事？是談賬麼？

敬亭 對的！我們把賬目算好，以後再把我的意思說給你聽。

伯南 我很喜歡知道你的意思。（他從抽屜裏拿出一本賬簿）在十月份我應當交六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元零七角給你，這是總數。

（他從賬簿裏抽出一張紙交給郭敬亭，敬亭拿在手裏，又從自己的口袋裏取出一

本小冊子，對照了一下，金麗蓮走過來站在他的肩後看。）

敬亭 這個數目沒有錯。

麗蓮 金礦的事，也在裏面麼？

敬亭 真的，金礦是怎麼一回事？

伯南 這是私人的。

敬亭 怎麼？私人的？

伯南 就是說與你沒有關係。

麗蓮 趙先生！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伯南 不是很清楚麼？

敬亭 (急得幾乎吐不出氣) 怎麼說？

伯南 請你坐下，聽我說吧！(敬亭起初不肯，後來總算勉強坐下了；伯南掏出一個很

考究的香烟匣子，打開送給麗蓮，她拿了一枝，他又送給郭敬亭) 請用香烟。

敬亭 謝謝！

(他自己掏出一個香煙匣子來。)

伯南 好朋友！我想跟你把賬算一算。這個行在七個月內，賺了三百五十萬塊錢的純利，房租去了八千，傢具去了一萬二，一共是兩萬塊錢；三百五十萬跟兩萬，請你把這兩個數目比一比？

敬亭 比什麼？有甚麼意思呢？

伯南 有很大的意義，這個比較，是證明你的利益太大，就是從今天起停了，你也不算喫虧。

敬亭 爲什麼要停呢？

伯南 (微笑) 因爲我想把這個行收歸我有，從今天起，這個行是屬於我的了，所賺的錢都歸我。假使以後有什麼要跟你合作，我可以抽百分之六給你，但是絕對祇有百分之六。

(郭敬亭和金麗蓮瞪目互相望着。)

敬亭（鼓起勁說）我常常對你說，我的朋友趙伯南是一個滑稽大家。

伯南 你覺得滑稽麼？那很好，但是我不敢這樣希望。

麗蓮 趙先生！請你規規矩矩的說話吧！

伯南 金小姐！這是規規矩矩的話，並且談正經的事，我從來不開玩笑的。

敬亭 你以為你是貿易行的主人麼？

伯南 怎麼不是？行名「伯南貿易行」，不是用了我的名字麼？

的業務。在買賣的合約上，也是我的名字；在法律上，我是住在我自己的地方，從事我自己

的業務。

敬亭 你這樣真是一種強盜行爲……

伯南 這些閒話，請你到法院裏去說吧！

麗蓮（又生氣，又驚嚇，同時又現着佩服人家的樣子）啊呀……

敬亭（大怒）我看見很多壞蛋，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你這樣壞的東西。

伯南 哈哈！壞蛋？請你不必過於嘉獎，拍馬屁是白費了你的精神。

麗蓮 敬亭！你能忍受他這種話麼？哼！你也說他幾句呀！

敬亭 （把自己的領子解下）唉！不得了，天呀！

伯南 金小姐！假使你處在他的地位，除了這兩句話以外，你還可以有什麼話可說呢？

敬亭 （停了一分鐘）伯南？你一定有什麼誤會。

伯南 沒有什麼誤會。

敬亭 你細細的想一想，假使不是我，你現在還在當窮教員，你這些本事，都是我教給

你的。

伯南 但是，你已經賺了三百五十萬塊錢，在我教的學生裏面，從沒有一個人會送這樣多

錢給我。

敬亭 那當然不會的。：：我絕對不相信你會做出這種事來，你是一個誠實的人，我對

於你，是很尊重，並且是很敬愛的；：：我很敬愛你，你想想，爲着這可惡的金錢

鵬題，你在我面前，說出這樣的話，真使我太傷心，我看你也是一樣：：金小姐！我說的不錯罷？快說給他聽，他將來一定要傷心，一定要後悔的。（她帶着輕視的態度望着郭敬亭，他興奮極了）伯南！我給你百分之十吧。

伯南 不行，不行！：：敬亭！我看你所做的事，我可以判定你不是一個好人，你是一個騙子。你所做的欺騙的事，沒有一件是重大的；因為蘇聯幾個五年計劃，在工業上，在科學上，有了新發明，你從他們那裏販進幾個滅火球，塗改商標，假冒仿製。又利用你在銀行裏的職位，可以挪動儲戶的存款，大量的囤積居奇，什麼奢侈品啦！必需品啦！都囤積起來；然後再利用你的社會地位拋出去。這一切的一切，算不得是一種事業，祇算是一種下流的手段；朋友！你的本領祇能算是一個騙子，我看你還得跟我多學一學呢？

敬亭（對鵬蓮）對啦！一點也不錯，這才是下流的手段？

鵬蓮 你祇是這套句話要說麼？

敬亭 在一個強盜的面前，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對伯南）你是一個強盜！

麗蓮 （聳了幾下肩）去吧，你算不得一個大丈夫！

敬亭 （很兇的回轉身子對麗蓮）請你不要作聲！因為我正想說，你是不是他一道，在這兒騙我呢？

麗蓮 你知道這是絕對沒有的事。

敬亭 假使不是你在搗鬼，他怎麼會有這樣大的胆？（伯南又回到他的辦公檯子旁邊，

安閒地坐在那裏拆閱他的郵件）一定是你，快說出來吧，一定是你在那裏搗鬼！

麗蓮 你愛怎樣說，就怎樣說吧！你愛怎樣相信，就怎樣相信好了。

敬亭 我看見的事，就可以相信，老早我就明白了。

麗蓮 我也很明白。

敬亭 你不要以為這件事，就這樣子過去；兩年來，我給你多少錢？

麗蓮 這是卑鄙的話？

敬亭 卑鄙的話？哈哈！

伯南 (很嚴厲的態度) 喂！你如果要吵鬧……到外面去鬧，不要在我這裏鬧！

敬亭 (假裝沒有聽見，但是聲音放低了) 親愛的小姐！當我認識你的時候，你還是一個要飯的女孩子。

麗蓮 流氓！

敬亭 餓得連路都走不動了。

伯南 (站起來，走近郭敬亭) 先生！我不准你在女人面前說這種話，滾出去！

敬亭 好！一報還一報，將來再把信給你。

伯南 我不怕，我不怕。

敬亭 我立刻就到經濟檢查隊那裏去……

伯南 那到有些奇怪。

敬亭 至於你，麗蓮！嘲弄我也很久了。

麗蓮 對的，不錯。

敬亭 從今以後，我希望你的態度改過來；等一刻我就會到你的家裏去，把我決定的意思告訴你。

麗蓮 你決定的意思，是在女人面前說流氓話；因為你怕他，我覺得你是一個小人。

敬亭 你說什麼話？

伯南 (以手攔他到門口) 先生！請出去！

敬亭 你以為我……

伯南 哼！滾出去！

敬亭 (看看伯南和麗蓮) 等機會到了，我就會報你的仇，在這時候，我寧可大大地笑。

……哈哈……哈哈……

(他把哭臉當作笑臉，故意不斷地笑走出去了。)

伯南 他雖然裝出這種很自然的樣子，但是他馬上就會到你的家裏來，說些無意義的好

話。而你呢？爲了保存你的利益，一定會笑嘻嘻接受他道歉的話。

麗蓮 伯南！我覺得你太不講禮貌，（她坐下了）我覺得你剛才才是發神經病，你以爲這

下，就可以表示你的聰明麼？

伯南 不是表示我的聰明，至多是表示我的權威。

麗蓮 爲了幾分鐘的權威，你犧牲得太大了罷！

伯南 怕什麼呢？

麗蓮 這個貿易行，本身是毫無價值的，它之所以能夠賺錢進來，是因爲有郭敬意在

後面。

伯南 以後有我呀！

麗蓮 你？……（她冷笑）你一個人能做什麼事？

伯南 親愛的小姐！不要問我能做什麼？祇須問我已經做了些什麼。最近三個月來，我替我自己做了不少的事，黃金鑽的事弄好了，我更要賺錢了，哈哈！

麗蓮 廣西的金礦，是你的麼？

伯南 對了！在桂林附近的黃石鎮，我們買了一千畝山地，這是西南幾省最大的金礦，還沒有人開發，我們組織了一個有限公司，有四百股基本股，是我的，你看（他從保險櫃裏拿出股票），這些股票，在下個月就要開始賣出去。

麗蓮 你一定是跟一些要人在合作吧！

伯南 還沒有到那種地步，現在跟一個銀行家，一個擁客合作，此外還有：：還有一位先生最寵愛小老婆，這並不是一件不正當的事，在這件事情裏面，我除了股東資格而外，另外還可以有很大的 Commission；這是一件最合法也是最有條理的事，此外我還有很多的事正在進行着。

麗蓮 你真變得太快了

伯南 你看，這不都是於我有利益的麼？

麗蓮 也許是，但是與我絕對沒有利益。

伯南 怎麼與你沒有利益呢？

麗蓮 這個貿易行，對於我有很大的利益，是因爲有郭敬亭在裏面，現在你把敬亭弄走

了，也就等於把我趕跑了。以前，每次事情裏面，他都給我百分之八。

伯南 那不難，我替你保持原例就是啦！

麗蓮 用什麼名義呢？

伯南 那容易，我受過你很多的好處，並且我以後還需要你指導我。

麗蓮 我相信你是一個做大事的人。

伯南 現在還沒有到做大事的地步，還缺少一點點東西。

麗蓮 缺什麼？

伯南 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有一個時髦的太太，好帶到外面去交際交際，並且那位太太

還要在我的精緻的客廳裏，會接待我的朋友。

麗蓮 伯南，我看你想得太快吧！

伯南 金小姐！爲什麼太快呢？
麗蓮 我既然知道你的本領是怎樣來的，我當然明白你整個兒是怎樣的一個人，所以你的樣子，雖然很像做大事的人，我還是敢說太快。

伯南 我正想請問你，對於我已經選定的那個女人，你的意思怎樣？

麗蓮 你若是已經選定了，還來問我，那不是太遲了麼？（停了一刻）是誰呀！

伯南 你猜猜看！

麗蓮 是我認識的麼？請一請將名字大書頭給入。

伯南 認識的。

麗蓮 臉是圓的呢，是長的呢？

伯南 是長圓的。

麗蓮 身材是高的呢，還是矮的呢？

伯南 不高也不矮，中等身材。

麗蓮 漂亮不漂亮？

伯南 漂亮極了！並且打扮得也很好看。她昨天還穿了一件薄絲絨的旗袍，外面罩了一

件海勃絨大衣，真是美麗極了！

麗蓮 （她誤指的是她自己）不錯，但是她也許會笑你。

伯南 那何以見得呢？

麗蓮 她也許會把你當作一個沒有大發展的人。

伯南 那她就太錯了。

麗蓮 我勸你最好先把事實做給她看，然後再向她求婚，……不然她一定不會接受

你。

伯南 你這樣相信麼？

麗蓮 我看她一定會拒絕你。

伯南 在這一點上，我相信你是看錯了。據我想，我可以大膽的向她求婚，並且愈早愈

麗蓮 你不相信我的話，你去碰釘子吧！

伯南 她的情人，剛才丟棄了她，也許祇要我說一個字，她就會倒在我的懷裏。

麗蓮 你真是一個自誇自大的傻瓜？你不相信，你就去對她說，試試看。

伯南 我一定要去試一試。

麗蓮 你馬上就去試吧！等我看了好笑笑開開心。

伯南 好！（金麗蓮高傲地坐在那裏等着趙伯南去求婚，伯南走過去，經過他的面前，

然後一轉到寫字台旁邊，拿起電話聽筒，撥動號碼）哈囉！……胡小姐在家麼？

麗蓮 （愕然）怎麼？就是胡麗娟麼？

伯南 汪天祥昨天離開了她，我就遇到她，我們還同在一處喝了茶，我看是可以的……

麗蓮 （把他手上的電話筒奪來掛了）這真是蠢極了！你在我的面前，玩出這樣的把戲，

你是看我不起麼？你現在希望怎麼樣？你說吧！

伯南 我還有什麼可以希望的呢？你看我太窮，大不懂世故，我得不到你的歡心，我祇

能永遠做你多情的傻瓜。

（他走過去，在沙發上坐下來，金麗蓮也跟着慢慢地走過去）

麗蓮 （很溫和的說）多情的。

伯南 但是，是傻瓜！

（他們兩個人的手拉緊了，哈哈大笑起來；忽然有人敲隔壁房子的門）

麗蓮 誰？

（僕人進來了）

僕人 郭先生回來了。

麗蓮 好，我曉得了。

（僕人下，他和伯南鬆手要走進去。）

伯南 你不要去啦！

麗蓮

我應當去，因為我跟他還有事要弄清楚。還有賬要算好，我要跟他把一切手續弄好，清清楚楚的分開；……他去了，我馬上差人來叫你。

（她去了，在臨走的時候，帶着嬌愛的笑容向伯南飛了一個吻，就走進去了；伯南很得意的在屋子裏轉了一圈然後坐下來，忽然女打字員走進來，手上拿着一張名片給伯南看，他馬上改變面容，遲疑了一下。）

伯南

請進來吧！

（女打字員應聲下，陶康侯進來，他的態度，跟從前在劉氏小學完全一樣，穿着破舊的長衫，拿着破舊的呢帽和一把雨傘，伯南起先感覺有些難為情，但後來仍是很高興地接待他。）

伯南

康侯兄！

康侯 伯南兄！（他看看然後放下呢帽和雨傘，握着伯南的手）你漂亮起來了！……

（他把伯南從頭看到腳）

伯南 改變了麼？做了幾個月的事，變了很多麼？

康侯 你好像是一個電影明星。

伯南 (笑) 我看見你真快樂！

康侯 假使你不給我五六次的閉門羹吃，你老早就有看見我的快樂；你的女打字員，一定告訴了你，她常常回答我說，經理先生不在，……後來我以為你不願意見我，我覺得你太不應該。

伯南 我很知道對你不起！……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兩個老朋友。

康侯 尤其是我有重要的事要對你說。

伯南 什麼事？請說吧！

康侯 你知道我是你的好朋友，一個極忠實的老朋友，你的事，我從沒有對人家說過，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談的事是很重要的，因為與你的名譽有關。……

伯南 與我的名譽有關？

康侯 唉！我把這些謊說給你聽，你心裏一定很難過，在我的面前，有人談到你的合夥的人，是一個奸商，一個最壞的奸商！……你既然知道他壞，你反跟他合作做了許多極可惡而又可疑的事。

伯南 可疑的事？

康侯 很可疑的！並且這種事情，報館裏也知道，還在報上批露過。……這兒有一小塊報紙，是我在一家報紙上剪下來的，大概你也許看見罷？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剪報遞給伯南，伯南看了一看，然後把它撕成粉碎從窗戶裏丟出去了。）

伯南 你的意思怎樣？

康侯 好朋友！我是來告訴你，你跟這位先生做事，要特別留心；……並且在另一方面，你應該……

伯南 老陶！我很感謝你，但是我所做的事情，我自己都很有知道。

康侯（高興起來）那你所做的事，都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啦！

伯南 沒有一些可疑的地方。：：這些事，都是很簡單的欺騙，借了個人在商業上的信用，和那些舞弊的好商互相串通做成的。

（陶康侯心裏莫明其妙，祇望着伯南，忽然又大笑起來。）

康侯 豈有此理？老趙！

伯南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康侯（笑得更厲害）你告訴我這些話，我承認我是應當知道的：：因為人家對我說得確確實實，你又有什麼辦法呢？並且這報紙：：他望着伯南笑，最後還是說了出來。）我不知道爲什麼？恐怕是因爲你的樣子，太像做戲的人，所以你剛才說的話，我差不多要相信了。

伯南 請你相信我的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犯法的事，假使社會是公正的，法令是嚴肅的，我就應當坐監牢。

康侯 你說什麼？

伯南 我是把實在情形說出來。

康侯 你是有神經病麼？

伯南 一點也沒有。

康侯 (很驚慌地站起來) 什麼？你真的麼？……你變成了一個壞人？

伯南 老陶，我的好朋友，你不要看得太奇怪，在我未受刑罰以前，讓我辯證幾句吧！

康侯 你，你是一個良心很好的人，常常把禮義廉恥四個字放在嘴裏講個不停的人。

伯南 我可以說，有十年了，我整個的力量，我整個的精神，我整個的信仰，都用在善

的職上；本着爲善的意志，做我一切的事情，在這十年之中，人家祇給我三五十塊

錢一個月，有一天他要求我做一件不公平的事，我沒有懂得他的意思，那位正直而

規矩的劉校長，就把我開除了。……將來總有一天，我一定把我怎樣到這兒來的情

形，以及我怎樣做這些違法的事，詳細的說給你聽，你知道麼？當我很憂愁的

等着受刑罰的時候，人家反來嘉獎我，尊重我。……
康侯 沒有這個道理吧？人家不知道你的底細，所以尊重你。
伯南 我相償你說的話，但是這都不是假的，你剛才說，是一個很正經的人對你說的。

我猜一定是劉校長對不對？……
康侯 是他，他說的那些話，要是你聽見了，一定會臉紅。

伯南 這位正直而規矩的好人，他已經到這兒來看過我了，我把實在的情形告訴他，他硬說我發明了滅火器，他可以做證人，他的女兒也來送給我結婚，並且今年學校裏發獎的時候，還要請我去當主席。

康侯 請你當主席？……什麼？

伯南 因為我有錢！

康侯 你以為是因為你有錢麼？

伯南 唉！當然的囉，你真是一個不懂世故的可憐虫！這報紙，最講規矩，最提倡道德

的報紙，它唯一的條件，就是向我們要五萬塊錢。唉！金錢，你還不知道它的力量，：：朋友！把你的眼睛睜開，看看社會上的生活，現在社會上的人：：金錢是萬能的，有了它，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到，都可以做成功。：：假使我現在要一所摩登而美麗的房子，一輛最時髦的流綫型汽車，一席最豐盛的酒席，讚揚我的話，天天在報紙上登載，此外要一個美麗而年青的女人陪着我……這些東西，我禱告上帝，盡忠做事，拚命的講道德，能達到目的嗎？那末怎樣呢？把保險箱打開，簡簡單單的說一句：「多少已馬上就成功了。」（他開開保險箱，拿出一疊鈔票在手上幌了一幌，又放進去關上了）老陶！我告訴你，從前我們讀書的時候，我們也讀到一些格言，什麼書中自有黃金屋啦！書中自有顏如玉啦！這些都是假的；（停了一刻）至於真的呢？在現在，祇有生意場中才有，不是麼？我七個月的生意場中的生活，我已經有了這些，在最近的將來，我還要多些。有了它，無論什麼事都辦得到，它獻給我所喜歡的一切；安逸，奢華，健康，愛情，榮譽，權威，都在我的手裏

康侯 幸而你離開了教育界，假使你再當教員，教道德哲學，你會……

伯南 你知道我會怎樣對我的學生說？（他忽然裝作上課的神氣）小朋友們！你們課本裏讀到聖人的格言，在從前的時候，也許跟當時的事實相符合；但是在今天，我可以說，這些格言，是聰明人借來欺騙別人，使人家上當，他們自己就好乘此分贓，所以在今天這個時代，沒有人注意這些格言了，要這樣才能走上富貴的路；老實說，老陶！假使你從前的教員，稍微明白一些真理的事實，他一定會這樣的教你，你也絕對不會變成今天這樣一個窮鬼！

康侯 我的朋友！我也許是一個鬼，可是並不窮呀！

伯南 你窮得連自己都不知道。

康侯 唔！我雖然沒有錢去享受你這種物質上的快樂，但是我覺得你這種快樂跟自己從前的主張是矛盾的。

伯南 你又在說你自己安慰自己的笑話了。

康侯 哼！老兄！這不是我自己安慰自己的笑話，這是事實呀！從前你在學校裏，不是常常說「黃金不能造成幸福」麼？你叫小學生做默寫的時候，不是也愛把這八個字叫他們默寫麼？……而且現在是戰時，在前方，有成千成萬的將士在流血拚命，在後方，我們這些不流血的人們，就是生活苦一點，這又算得了什麼呢？

伯南 老陶！……

康侯 不，你聽我說！……沒有漂亮的房子嗎？我們還沒有窮到住防空洞，沒有時髦的流綫型汽車嗎？我們又沒有短少一條腿，沒有豐盛的酒席嗎？一碗酸辣麵也可以過日子；報紙上沒有讚揚捧場的話嗎？我們又不是名流，乾脆就不需要它來灌迷湯；沒有年青的女人陪着我們睡覺嗎？我們照樣一個人孤另另的睡到大天光。可是，話又得說回來：女人沒有男人也是不能生活的，她能獨個兒生孩子嗎？那些抱獨身主義的交際花，還不是時時刻刻在請教產科醫生？（稍停）還有……還有這七個月來

，你問問你自己的良心，你做了這些事，你的享受又怎麼樣？……我呢，這七個月來，和從前一樣，在當窮職員，這不是沒有死？苦嗎？一切我還熬着呢！

伯南 我很知道。……但是你並不是一個求慾望滿足的人，你祇用自己小小的力量去維持它。當我看見你滿手凍瘡，我心裏十分憤慨；因為你在百貨商店外面，對着那玻璃窗的皮手套，望了整整三年了，可是始終沒有法子買一雙來戴在手上。

康侯 你說的不錯，我想了三年了，但是那手套太貴，從前要八塊錢，現在就是八百塊錢也不行了，我有什麼法子？我不能把它偷來呀！

伯南 是人家偷了你的，你是應該有手套帶的人，可是沒有帶，你應當趕快去找錢。

康侯 像你一樣嗎？哈哈，謝謝吧！並且我找錢的原因跟你不同。

伯南 什麼不同？

康侯 你剛才這些話，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都知道得很清楚，你愛上了一個女人，她

常常跟你要錢。

伯南（那她是對的呀！）

康侯（聽說她是一個很摩登的交際花，並且你在她身上花了很多的錢。）

伯南（你什麼地方看見過女人愛上窮光蛋的麼？）

康侯（你不能說個個女人都是樣的啦！）

伯南（我是說普通的女人，都是愛那些有錢的男子，或是有本領賺錢的男子，這是女人本來的天性。在沒有歷史以前，男子在外面打了野獸，他們正在宰割，大家鬧着分肉的時候，女人就遠遠的站在旁邊望着望着……等男子分好了肉，你想那些女人怎樣？她們就表示出很熱烈的愛情，跟着那個提肉最多的人跑。）

康侯（呀呀！老趙！你侮辱女性，就是你有理由，我也不願意相信你。老趙！假使你沒有完全變壞，趕快回頭吧，趕快自救吧！趕快離開了這個女人，她把你弄壞了，快跟我來吧！……）

伯南（他一面說着，一面拉着伯南走，伯南脫開了他的手。）

伯南 你發了瘋了。老陶！你不要來救我，你趕快救救你自己的窮吧！你願意離開劉氏小學麼？願意跟我一塊做事麼？

康侯 你如果做的是正當的事，那是願意的。

伯南 我以後做的事，是正當的，但是不是你願意的，因為要賺錢，還得要用欺騙的手段……

康侯 據你這樣說，那社會上沒有一個好人了。

伯南 不然，還有你這一個是好人。明天來看我，我們來研究一個好辦法，改變你的境遇。

康侯 不行，尤其是……

（門開了，金麗蓮走進來。）

麗蓮 你現在有事麼？敬亭已經去了，我正等着你呢！

（她微笑着又出去了，大家都靜默着沒有作聲。）

康侯 啊！原來是這位西施，把你的性格改變了，她很漂亮呀！

伯南 喂！老陶！你願意明天上午再來看我麼？……好吧，再會吧！請原諒我……

（伯南下）

康侯 （看着他的背影，表示憤怒的樣子）再會？原諒你……去吧，我當然原諒你，祇是政府的法令，恐怕不能原諒你。

（陶康侯孤另另的一個人留在那裏，他從屋角裏找出那個堆滿塵土的白色的鸚鵡標本，拂了上面的塵土，安置在寫字台上；忽然又聽到門外汽車的煞車聲，他又畏縮地在沙發上坐下來；這時候，門開了，徐壯飛走進來。）

壯飛 你是……

康侯 我姓陶，是在私立劉氏小學教書的。

壯飛 啊！……

侯康 你先生貴姓是……

黃 金 夢

壯飛 我姓徐……

康侯 啊！原來是徐先生，失敬失敬。

（舞台又沉寂了一會，伯南一面走一面說的走進來。）

伯南 老陶，我們是老朋友！，剛才我約好你明天再談，怎麼你此刻還……（一轉眼看

見徐壯飛，心裏又不安起來）哦！你……

壯飛 （走上一步）我們在這裏曾經會過一次，也許趙先生……

伯南 （最初畏怯，後來憤怒）是的！我們在這裏曾經會過一次，這次你又打算怎麼

樣？

壯飛 我？我不打算怎麼樣？祇是想把上一次的誤會解釋一下。

伯南 把上一次的誤會解釋一下？沒有這個必要吧！我看你用不着這麼吞吞吐吐的，把

這次的來意說明白了……假使你在生活上有什麼困難，需要我幫助的話，站在

朋友和人類應該互助的立場，到可以談談；此外一切廢話，都請免開尊口，郭敬亭

的事，你應該記得吧！

壯飛 不，不，這無論如何得解釋一下，上次我到你這裏來，不是我自己來的，是別人叫我來的。……

伯南 不是你自己來的，是別人叫你來的，這個我知道。

壯飛 先生，請你看看這個……

（從口袋裏掏出手摺示之）

伯南 （看手摺大驚）怎麼？經濟檢查隊……

壯飛 （收回手摺）對了！這經濟檢查隊的職責，用不着我再多說，想必你先生也很明白吧！上次我到這裏來打擾你，就是奉了上面的命令來的……那一次真是抱歉得很，因為郭敬亭那個傢伙太厲害了，我沒有能夠拿到你們自己認罪的證據，但是你們犯罪的事實，從你和郭敬亭的態度上看來，那確是千真萬確的。……對不起，請你跟我走一趟，這是法令的制裁！

康侯 法令的制裁？

伯南 法令的制裁？（反復）法令的制裁？我犯了罪，當然應該制裁，但是郭敬亭呢？

他還不是逍遙法外，並沒有法令去制裁他，這所謂法令，又是公正的麼？

壯飛 你是說郭敬亭麼？他早就給我們逮住了，現在正在下面的車子裏等着你。

伯南 啊！他也……

（樓下門外有男女爭吵聲。）

康侯 （勸解）先生！彼此都是朋友，有什麼事，好好的說好了，何必……

壯飛 先生！這不是我們私人的事情，這是政府的法令，政府爲了安定戰時的國民生活，對於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的好商，是不能不加以取締的。

（麗蓮很急促的從門外走來，當她還沒有走進來的時候，早就聽到她喊「伯南」的聲音了。）

麗蓮 伯南！伯南！你來看，郭敬亭這個流氓又來了，他坐在樓下門口的車子裏，關照

他的底下人不讓我出去。

伯南

……

麗達

怎麼啦！幹嗎又不說話了？……我早就看準你是一個自誇自大的傻瓜，沒有大發展的人。

伯南

……

麗達

哼！你真是祇有幾分鐘的權威。我親眼看見郭敬亭坐在車子裏，板着面孔對我一點笑容都沒有，儘瞧着他的底下人和我吵，你一點辦法也沒有，一點辦法也沒有！

伯南

（慢慢地）郭敬亭已經被他逮住了！我們呢？馬上也跟郭敬亭一樣……

（他說着，走到寫字台上拿起一副皮手套，送到陶康侯的手裏，然後走近窗戶縱身一躍就跳下去了，接着就聽到下面揚起一陣喧嘩聲。）

狂飛

怎麼？你……

（他從口袋裏掏出手槍追過去，陶康侯也在後面跟着，大家都伏着頭朝下看，從下

面街道上傳播上來的聲音：「腳幹都跌斷了……腦袋也要斷了……這麼高的房子，他從三層樓上掉下來……」

康侯

啊呀！伯南完了，腳幹跌斷了，腦袋也裂開了！

壯飛

哼！這個傻瓜！做事情不用腦筋，待在三層樓上，還想逃走……

康侯

先生！他是畏罪自殺……

壯飛

畏罪自殺？（他立刻轉身對金麗蓮）對不起，你該不會和趙伯南一樣吧……

（他一步一步地逼近金麗蓮，麗蓮退縮在沙發上，康侯跟着轉身移動。）

康侯

唉！（抬頭看見牆壁上的滅火球）「趙伯南式」，「趙伯南式滅火球」！（走近

寫字台拿起白色的鸚鵡標本）伯南！可憐的老朋友！你剛才不是還說安逸、奢華、健康、愛情、榮譽、權威都在你的手裏嗎？（搖頭，鸚鵡標本從他的手裏掉下）「

黃金不能造成幸福」，這七個月來，你祇是做了一個夢！

（他）說完，那副皮手套又從他的手裏掉下了；這時候，壯飛手示麗蓮跟他走，麗

這起立移動，燈光漸暗，幕落。

第四幕完。

（幕本開演：因池當非原圖的戲院則志樂樂亦非）謝天承與全劇終。

（幕本）古言明臨，戲樓空若一匹（戲）。

（幕本）高文揚回來，戲院本館...

（幕本）式集前...

（幕本）角非...

（幕本）...

（幕本）...

（幕本）...

第一

黃金夢

後記

去年九月中旬，中央宣傳部實驗劇團從北碚搬回重慶來，在一個仲秋的夜晚，我和團的幾位同志，聚集在鄰近劇團一個露天茶座裏喝茶，綿密地商討我們遷渝後的工作。最初是獨幕劇的星期實驗公演，最後仍是多幕劇的大演出；在分量上，儘管我們的人力物力缺乏，但在演出的水準上，我們這班「戲子」，則秉承領袖的「堅苦卓絕」的訓示，力求能夠跟隨現有的重慶戲劇的水準。

可是，話又說回來，如何才能夠跟隨現有的重慶戲劇的水準呢？雖然「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古有明訓，勉強充作「巧婦」，這祇有一切都得想辦法，而辦法的第一着，是從劇本開始；因此當我和團的幾個同志聚集在那個露天茶座裏喝茶的時候，談到公演的劇本，我們先確定一個原則，一定要「人少景少戲又好」。但根據這個原則選劇本，首先遭遇的困難，舊章重慶的編劇家們的新作，早就為重慶各大劇團定貨一空，來個如法

泡製的定貨，編劇家們是人不是機器，新編一個戲本，起碼也得等上三五月或者半年，才能夠交貨，我們的演出工作，當然是不能等上半年以後的。

因此這選擇劇本的唯一希望，在沒有辦法中求辦法，祇能從外國劇本當中去掘發，而掘發外國劇本，當時我們又考慮了兩點：（一）「人」「話」必得中國化，（二）故事及其主題要與抗戰有關；這當然是說，我們需要拿外國劇本來改編。

考慮了這兩點，同時又特別注意那「人少景少戲又好」的大前提，同志們提出了幾個劇本，並決定分頭去搜集，不到幾天，有兩個劇本，就轉到我的手頭了，我徵詢同志們讀後的感想和意見，而回答是「中國化容易，與抗戰有關却很難」，當我讀完了第一個劇本以後，我亦同作如是想。

後來，我又開始讀第二個劇本，這是法國巴若來(Marcel Pagnol)著鄭延毅譯的「小學教員」，中國化的改編本，已經有了顧仲彝改編的「人之初」；當全劇將要讀完還沒有想到如何才能把它改編為一個與抗戰有關的劇本，恰巧這時候，嚴重的經濟恐慌又襲來

了，於是乎我追查這恐慌之所以然，是「物價在漲，錢在貶值」，而這現象之所以然，是由於奸商們及其他一切違法的人們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的必然結果。這樣，我的「煙土披里純」來了，我就根據這現實的活生生血淋淋的事實，改編巴若來這個劇本吧！

可是真正改編，問題又來了，儘管這一年以來，囤積居奇違法舞弊的事實，在報章上批露的，每一個月內至少也得有兩起，假如要問事實，手頭沒有剪報，僅憑腦子記憶的，則盛傳有某某銀行高級職員假設天成澱粉廠的名號，囤積小麥和布匹。南岸方面，查獲了香煙多少箱，這就是我們曾經抽到過的蓋有藍色印章的平價煙；在糖專賣法將施行前，某某花園又隱藏私糖未依法登記；某某同業公會主席周×柏，囤積五金材料價值達四千餘萬元；另外還有已經死了的林世良，……當然囉！這也和寫章回小說一樣，「話說」以後，就又「無巧不成書」，那「巧」呢？就是錦上添花，用助豪興，又倒閉了幾家錢莊。

像這樣一大串的事實，我同有些先生們談過，可是都認為在報紙上批露批露，到沒

有什麼關係，可是一搬上舞台，似乎又有些暴露抗戰的黑暗面；這說法，曠視之，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細一想，則完全錯了。因爲一齣戲，永遠是鬥爭的；它不像一篇記事文，祇是平鋪直敘，記載完了，就全責任。在戲裏，淺看是人同人在鬥爭，深看，是光明的力同黑暗的力在鬥爭；所以這團積居奇，違法舞弊的事實，在報紙上，我們祇能看道那簡短和平鋪直敘的暴露，而在戲裏，它要尋根究底查出這「祕密的違法事件」爲什麼又被報紙來批露或暴露之所以然。在這尋根究底追查的過程中，我發現一種「力」，那「力」是什麼？是政府的法令，而這「力」又在支使一個「人」，那「人」是誰？是經濟檢查隊。這樣，我終於斗胆改編了法國巴若來(Marcel Pagnol)的屠伯斯(鄭譯作小學教員)爲中央實驗劇團第九次大會公演的台本「黃金夢」。自然，這樣的改編，戮着奸商們及其他一切違法的人們團積居奇，操縱物價的隱衷，他們一定要詛咒我，詆毀我，說這是由於經濟檢查隊所授意，或者是說我在造津貼報銷清冊。對於這，我堅決的聲明：沒有！沒有！第三個還是沒有！但我之所以這樣做，則由於略盡我是中華民國國

民和抗建公民（按抗建公民這一名詞，也許不通，但我之所以勉強試用這名詞者，這就是說在抗建陣營裏，應該除掉那些奸商和其他一切違法的人們而言）應盡的職責。

再次，談到這改編的「黃金夢」的內容，因為要求人少，我把巴若來原著裏面的人物，刪去巴宜可（願編人之初作鮑大雷）黎普灼（願編作黎岳）女打字員和十幾個小學生；這樣一來，不僅可以達到「人少」的目的，而且在戲的本身上，場面聯帶刪掉，這樣更顯得緊湊些，又不致超過審查當局訂定的四個鐘頭的演出時間的規定。在景方面，原著是三個景，在劇本裏，我沒有減少，假如在演出時爲了節省演出費，是可以把第二幕和第三幕同用一景而變換其角度（里弄房屋多數是對稱的）。另外，爲了托出我所看見的「力」和「人」，原著裏的老人（即徐壯飛，願編作紳士），搖身一變，而爲經濟檢查隊的隊員；這樣，結局與主題，岡巴若來的原作就完全兩樣了。

這樣的改編，當然免不了有人要提及「戲劇道德」問題，那我的回答：雖然明知這樣的工作，是抄近，是貪便宜，說重一些，這完全是一種剽竊或抄襲，誠如西班牙嘉奈

多(E. D. Canedo)所說：「要把莎士比亞弄成一個意大利人，把高乃依和莫里哀弄成我國(指西班牙)黃金時代的戲劇作者，即令我十分相信他們所謂「語言的天才」，這話也不能用作假面具以保護掩飾翻譯家的任性與偷懶」。但我在這裏，其所以強把巴若來弄成一個中國人，勉強他到抗戰的大後方來觀光抗戰，並且做點抗戰八股，那完全是爲了需要；假如以後我還有廣續需要的話，我還得廣續邀請幾位外國先生來加入中國籍，這一次的巴若來先生，不過是一個開端；因此而引起的指摘，我打算保持沉默，等到沉默不能了的時候，我就輕言緩語告訴他們：「這是利用外國舊瓶裝中國新酒和運用文學遺產。至於詳盡的理由，我們的文藝家們，在舊瓶裝新酒和接受文學遺產的理論裏，早已替我說過很多，用不着我再來贅言了。」

末了，我還得聲明幾句：本劇的改編，周彥兄和團的同志提供我的意見不少；演出的時候，除本團工作同志而外，另外還得到蒞影女士、張樹藩、陳中宣、廖開、程默、程西慶諸先生協助演出，併此致謝！又該劇演出，係與湖南旅渝同鄉爲救濟瀘陽水災義

指委員會簽訂合約，為募捐演出，於三十一年元月二日起假寶樹劇場，公演十場，票務所得，由該會全數移充賑濟湖北瀕陽災民，事經該會總幹事蔡慶先生告：該會十場售票收入，總數為二十七萬餘元，除開支十三萬餘元，淨得十四萬餘元，已全數匯賑湖北瀕陽災民之用矣。有此，從該會演出的工作，當可稍慰，總不算其演費甚至於白費了。

自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十日吳漢子於重慶人和街。

中央實驗劇團第九次大公演職員表

職員表：

演出者：吳漱子

原著：法巴若來

改編：吳漱子

導演：周渣

舞台監督：徐昌霖

裝置設計：程華魂

穆義清

黃金夢

黃金夢

劇務：賴靜

裝置：穆義清

程華魂

曾強

燈光設計：程默

燈光：程茜蒙

服裝：唐力

道具：唐力

程中和

化妝：陳鏡光

效果：賴靜

演員表

——以出場先後為序

劇中人 (飾演人)

趙伯南……方 漢

蘇龍生……周泰祺

劉愛蘭……黎 露

劉宗鐸……陳鏡光

陶康侯……陳中宣

金麗蓮……劉荊影

鮑太太……李 瑛

黃 金 夢

黃金夢

郭敬亭……張樹藩

僕人……廖開

陸雲先……顧靜

女打字員……梁碧雲

警察……魏嘉

徐壯飛……曾強

「黃金夢」本事

——「……唉！金錢！你還不知道他的力量……朋友！快把你的眼睛睜開，看看社會上的生活，現在社會上的人——！——劇中人趙伯南

(一)

四月天

後方鄰近大城市的一個小鎮

封建、勢利、卑鄙、醜惡……濃濃的豫霧一樣籠罩了這地方，然而，却有一個光輝的善良的靈魂——趙伯南像奇蹟一樣，生活在這濃霧裏底一所私立小學裏。

他——趙伯南不懂得世故人情，只是忠實誠懇的教育孩子們：

但是，親愛的觀衆們，善良的人往往是一切侮辱、玩弄、欺騙、損害的對象，趙伯

黃 金 夢

二二三

南又那能例外呢？愛錢如命趙炎附勢的劉校長欺侮他，校長的女兒愛蘭又假借愛情來玩弄他，利用他；他終於爲了不懂得去拍有錢有勢的鮑太太的馬屁，而打碎了飯碗！滾蛋！

(二)

趙失業後，只好到城裏去找一位請他做家庭教師的金麗蓮太太想辦法，希望不致於餓死。

金麗蓮是一個交際花，一位紙迷金醉，酒地花天中的人們，支持她的豪華生活的人叫郭敬亭，是一家銀行的出納主任，他的事業，是挪用行款，囤積居奇，抓住機會發財。這位郭先生正爲着一個叫陸雲先的跟他搗蛋，使他的假造滅火球的生意弄不成功，而束手無策！碰上了這位好人趙伯南，於是把他糊里糊塗的抓上了，雖然，他因爲陸雲先的點破，發現真像，要離這裏，但經不住金麗蓮的一套花言巧語，裝模作樣，終於把他

拖進了黃金與女人交織成的惡夢裏！

(三)

趙伯甫作了貿易行的經理，滅火珠的發明人，已經有了兩個月了。

良心與罪惡在他的內心起着極凶猛的搏鬥、痛苦、恐怖、罪過、像毒蛇一樣啃噬他的靈魂，使他陷入了半瘋狂的境地。時常担心着無情的法令，要來扣他的門，送他到黑色的死亡裏去……

經濟檢查隊隊員徐壯飛，假借記者名義來試探他，副校長跑來恭維他，逼把女兒愛蘭送上門來要嫁給他，郭敬亭見他無用，要趕掉他……一層層的逼迫與教訓，作爲了罪惡的武器，把他的善良的靈魂壓伏了，使他睜開另一對可怕的眼睛，他看見了社會或該這樣郭敬亭這是對的——他決定踏上他新發現的道路！

(四)

變了！親愛的觀衆們，七個月以來的趙伯南，大大的變了，雖然善良的靈魂，時時想抬起頭來，但罪惡的生活，已經使他變成郭敬亭第二了！他懂得壞事該怎麼樣做。並且他勇敢地作壞事，他很內行的霸佔了貿易行的一切，把郭敬亭趕出門外去，還讓金麗蓮作他的太太。

這是罪惡的優良成績！

這是夢做到了精彩處！……

老友陶康侯，那位堅強的活在苦難下的小學同事，給他帶來了回憶，帶來了做夢以前的純潔無瑕的生活……他的靈魂！於是從鮮血中站起！

然而，不幸，破夢的人是代表法律的徐壯飛，他逮捕了郭敬亭之後，又站在趙伯南的面前了！

善良的靈魂，是會對他自己作最殘酷的懲罰的——

趙伯南從頂樓上的窗口跳出去

死亡擁抱了他！

讓他的靈魂安息吧！